

襄陽府志卷之三十七

宦蹟

郡

漢王寵南郡太守鑿襄陽蠻水與水卑溝溉田六千餘頃民賴之襄陽遂稱沃野

晉李重字茂魯爲襄陽太守崇教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賦清簡無匹正身率下二年彈黜四縣

鄧遐字愿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爲襄陽太守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斬蛟津桓温憚其勇敢遂免其官卒追贈廬陵太

守

曹攄字顏遠譙人也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惠帝末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府司馬其年流人王道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謫攄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泣道路如赴父母焉

周荀邵陵人為襄陽太守杜預代吳遣崎暨參軍樊顯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克後為魏人偵人所執

殺之

齊王茂字休遠太原人也齊武帝時起家奉朝請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卒贈侍中謚忠烈

梁蔡大寶考城人以明經對策第一為武陵王左常侍後隨梁宣帝平侯景領襄陽太守卒謚曰文

韋正字敬直叡子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為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僧孺為尚書吏部參掌大將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

東魏正復篤素分有踰曩甘論者稱焉

東魏賈思同字士明鎮東將軍思伯弟少屬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祭之譽而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不肯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中興二年卒謚文獻高負渤海人爲襄州刺史敏于從政卒于官

中徽字世儀爲襄州刺史時南方物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更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迺相謂曰此是

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北齊李密字希邕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隋韋世康杜陵人也拜襄州刺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撫綏之士民胥悅

唐韓思復字紹之長安人爲禮部郎中出爲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開元中爲諫議大夫黃門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故吏盧僕邑人孟浩然勒石峴山以紀其績召爲太子賓客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忠孝韓長山之墓

韓朝宗初歷左拾遺出爲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
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
鄧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暘困不敢
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
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

源洧以雍睦保家天寶中爲給事中遷襄州刺史
安祿山犯河洛爲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
尚書謚曰懿

狄兼謨字汝諧梁公之後也進士歷襄州刺史
剛正有祖風

崔志廉開元中爲襄州刺史時與廉共出爲刺史者十
一人將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
大常樂帛舫水嬉命力士賜詩帝親書給筆札令自賦
齋絹三千遺之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韓城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
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况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
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天子以早甚
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
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

宋王曙字晦叔河南人進士知襄州仕終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身自抑損齋居疏食泊如也

謝泌字宗源歙縣人太宗初年遷殿中丞會歲旱上言時政帝從之尋知荆南府改襄州後拜諫議大夫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歷知襄州境內父旱不以誠禱之二夕而雨沾足

張齊賢曹州人少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時以布衣獻策太

宗時擢進士嘗知未興軍時閣門祗候趙贊以言事得罪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檻

法俄徙知襄州

周湛字文淵穰人進士甲科歷直昭文館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湛善治劇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

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除度支副使拜右諫議大夫知襄州襄人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

官道奪廡相逼火數為害湛度其所侵悉撤毀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坐徙相州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戶亦中的云

邊光範字子儀陽曲人太祖初年慕容延釗征湖南以光範權知襄州事餉饋無缺延釗卒復知襄州王師討

襄陽府志 卷之七 名臣

蜀出漢上光範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嘗舉本鎮判官李
李穡爲殿中侍御史穡後坐事左遷光範太子眉客仍
知襄州事

劉從廣字景元娶荆王元儼女歷邢州防禦使召還復
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
稱之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徽宗朝爲秘書少監脩撰遷給
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
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慊以龍圖閣待制知
永興軍徙襄州

今孫永濟之鞏爲記且襄有大獄久不決鞏立決闔境
稱其明焉嘗登峴山遊鹿門又訪隆中吊諸葛亮躡漢
唐懷劉景升故其謝表有云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
入奉慈顏下閔汝墳之瘁永念沉碑之舊永忘投博之
勤熙豐六年卒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歷御史中丞安石惡其
言保甲復使爲開封府兼侍讀學士一日奏事殿中以
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
言得行賢于富貴若攀緣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
出知襄州紹聖中坐元祐黨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

州安置諸子乞納官聽父里居許之卒年八十二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提舉京西路脩古考陔引漢水灌田萬頃元祐初歷襄州復爲戶部侍郎卒

陳楠字季壬温州大政和進士歷金部員外郎出知襄陽府時兵燹之餘民物凋瘵楠以賦稅尚多請重行蠲減均房兵叛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漂蕩廬舍躬率兵民脩築堤岸襄人賴之改秘閣脩撰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進士韓侂胄禁道學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願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遷西京轉運使提點刑

獄中行謂襄陽乃必爭之地脩築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詢之不聽天方旱盡揭酒稅斤征官黜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贏鈔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募鈔日壅中行揭示通達一錢不取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府兼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弘慶宮卒

趙彥逾湖廣總領知襄陽府措置民田甚慰人望王洙宋城人知襄州會其卒叛州郡皆洶洶襄佐吏請

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沐曰此正使人不安也
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劉元瑜知潭州徙襄州時民車氏窺取富人子張銳財
乃取銳父妾宅姓子養之比長因自訴陰賊吏為助瑜
窮治得姦狀罪之人服其明

韓彥直字子溫延安人世忠子也紹興十八年進士出
領湖北發運使知襄州七年條陳六事彥直日命騎士
被甲徒行習於勞動事聞詔令江上諸軍傲而行之八
年授敷文閣待詔入對岳飛為帥臣在鄂荆襄始分為
二宜復其舊京西湖北分置襄陽事體歸一詔從之遷

刑部侍郎

史炤字中輝熙寧間知襄州上言開脩古渾河一百六
里溉田六千六百餘頃脩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
欲增稅乞詔三司應興脩水利墾開荒梗無增稅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時汝愚罷相佞貴擅
朝逐目士大夫為僞學逆黨蔡絛之光祖撰涪州學記
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僞
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于一
時是非定于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訛謗奪秩居房州又
之許自便佞貴誅召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歷荆湖制

置使提舉西京崇福宮卒謚文節趙汝愚謂光祖論諫
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人以爲名言

燕庸字穆之益都人舉進士與汝渾善景佑二年出襄
州歐陽脩稱其學貫天人識通今古進禮部侍郎

賈贛字直孺鄧州穰人舉進士第一通判襄州召爲秘
書省著作佐郎遷左正言贛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

累年言事歷知陳州

劉兼濟字實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丘書知
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
捍城州賴以完擢閣門祗候

張景年晦之公安人少從河東柳開游悉出家書異之
而景年日振真宗詔有司計偕天下士景居首列爲房
裏二州文學參軍天禧二年卒所著有洪範王霸數十
篇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
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靖康間詔澤爲副

元帥從康王起兵入援累破金兵時金人逼二帝北行
澤聞即提兵至大名欲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勤王之
兵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
涕泗交頤論事慷慨上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

閔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平自金人再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幕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杜之由是威聲自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

對南人言必曰宗俞命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薨都人號慟謚忠簡

張杓字定叟浚子方年少已有能稱知襄州賊豪強弭盜賊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恠之未幾果獲真盜歷刑部尚書紹興府尹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知建康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寔琪等謀襲杓州副都統馬湛聞追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杓天分高築吏材敏給遇事不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辯稱

楊輔字嗣勛遂寧人進士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京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父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領方面挺卒制置立崇徽輔權帥事名守秘書監禮部侍郎知江陵府移襄陽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進士調光化司戶叅軍差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充湖北路制置司通判襄陽府遷軍器監丞兼權知襄陽軍尋兼制置司叅議官兼陽屯田成轉兩官以堂恩封鄞縣男兼安撫制置叅議加大理少卿兼權州部侍郎知空制置使知襄陽府詔入覲拜叅知政事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授岳州教授從朱文公游告以曾子弘毅之旨燾退而顏其齋曰弘以自儆焉以祖母憂歸復起教授襄陽府再見文公凡諸生來謁者先令見燾俟有所發然後折衷而就正焉文公即世燾率同門會葬紹定五年帝問當時高士史官李心傳曰燾乃朱熹高第海內一人而已未幾卒贈直文華閣謚文定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政和間進士累官湖南運判值楊么據洞庭岳飛以軍事委弼給餽餉中機宜轉知荆南

陟辭高宗勉之曰王彥移襄遷延不行卿其代之弼至受將吏謁彥始大駭飛碎弼參謀時桃源有伍浚者既招復叛弼詰其狀即心伏後進敷文閣侍制卒謚忠簡元李植字翰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植以經童中選既長入爲質子以文學得近侍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侯傑得之則可爲他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庚戌賜虎符授襄陽軍馬萬戶丙辰憲宗命植率師巡襄樊戊午帝親征召植同議事秋九月卒于合州年五十九

諸都刺字端之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毋得放入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

塔不台字彥輝元統元年進士爲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魏王軍汝亭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敵不爲戰備賊劫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受

解

李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十三轉爲襄陽路達魯花赤盜起汝潁均州郎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吏李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行省廉訪司因檄李羅帖木兒以其所領兵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賊始退而毅城光化以急告即帥兵趨毅城而分遣樊城主簿脫因等趨光化且遣使求糧於襄陽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於柴店復遣從子馬答失力告詞甚苦切廉訪王僉事總管柴順禮怒其責聖械之滴脫因來獻光化所獲首級且言李羅帖木

兒在毅城與賊相持未知存歿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脫二人械遣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戶也先帖木兒率數千人往遇沔陽府達魯花赤交住同知三山安陸府燕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之師乃糾合諸義兵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趨岳州就元帥帖察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揚湖港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擒賊黨劉咬兒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玉等是日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李羅帖木兒被重創被執

張庭珩字國寶臨潢全州人憲宗即位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趁執其總管武策來降文煥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珩曰彼來或以計說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謀元帥阿木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俄授金虎符襄陽總管兼府尹庭珩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恣貪惟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為知言

呂流字蒙甫太原人為襄陽路總管清潔剛正敷文教嚴祀典息訟興廢採災患理冤滯立關市復侵地民立碑頌德又立去思碑於峴山

柴肅字舜元長安人為襄陽路總管順宗時竹山賊陷襄陽肅不屈被殺於高聲坊

張廷瑜字國寶臨潢人襄陽路總管興廟學刻弊政治績茂著

安乃馬及山東益都人有雅量任襄陽路總管尊崇朝學大振文教又脩築大堤以防水患襄漢未賴

賈真鄭州人性清慎善通國語才堪經濟事母極孝敬
仕元世祖知襄陽府視政暇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馳負
書數謚文正

國朝俞士吉字用貞四明人宣德間由僉都御史左遷
襄陽府知府博學好古有循吏風

于璠嘉興人由給事中陞襄陽府知府爽朗明快人無
隱匿首建府學聖殿自度規制齋廡號舍煥然一新時
劉石作亂干戈倏擾從容應酬而有餘裕民甚賴之
胡宗道字守正陝西扶風人進士歷襄陽知府廉介自
持絲毫莫入人不敢干以私每家人食其俸米曰朝廷
以此養庶反飼奴僕乎學衙湫隘買地而闢之愛民真
如子弟丁外艱徒跣奔喪足生胝爾毀瘠不堪鄉人化
之襄民至今思焉

李傳字希命蜀宜賓人進士歷襄陽知府在官清素自
持畧無點染時流賊劉六劫畧中州滋蔓已及黑龍堰
時調土兵五萬餘口糧不繼總制方以爲憂公乃多方
區畫日費千金民無兵害繼以荒歉乃蠲租賑濟重脩
兩學民苦徭費命屬邑調停丁力民甚便之紙米賦罰
簿記具悉後以憂去

路迎字賓陽山東汶上人進士歷襄陽知府公自少警

悟博學善屬文嘗從王陽明先生講論明體適用之學故教士必究明德之本爲政必求新民之效以故士誦而懷之後撫治鄖陽進兵部尚書致仕卒于家

吳華字德涵撫州東鄉人進士歷襄陽知府博學能文愛民養士建尊經閣集百家書公餘輒講論指授諸生多所聞導又剛毅有爲毀淫祠獎忠節凡古之名賢無祠者必創廟宇設祭田如樊侯四賢三賢諸祠今有司歲時祭之

吳惺字敬仲餘姚人進士歷襄陽府知府性資敏達政務寬仁省刑罰息爭訟增大浮橋暇日即與諸生講學更寒暑不輟後調劇承天尋陞按察副使

呂顯陝西寧州人進士歷襄陽府知府性明敏善屬文爲政不瑣屑壅滯必得其情而後已兄顯應天府府尹極其友愛時致政家居嘗遣問絡繹不絕凡事必稟命而行嘉靖辛亥漢水暴漲壞其城堤公焦勞至忘寢食率同僚禱于神多方設法捍之水患雖甚衆賴以安

何源字本清陝西涇州人正統間由舉人除文安令歷陞襄陽知府天性敦朴行已不妄在任脩學宮羊侯祠更漢江驛立岷漢同清碑以愛民爲本既沒襄人哀送墓于城南百丈山因占籍焉弟溥舉人子正舉人孫宗

理宗賢俱進士

張瀚字宛容山東博平人進士歷襄陽府知府以操養爲切要以愛民爲主本堅白自將峻絕祈請賤酬重香簿領從容鈐管嚴明吏屬側足獄鮮繆繫廳無冤號討非下士踪跡吐握撫按文章論荐云

李源字宗一號平臺祥符人進士歷兵部郎中資學敏異博洽閱肆尤長於詩然高九寡諧因忤權竊謫襄陽府同知立景岷臺莊公署觴咏其間尋陞叅議教然辭

字未知縣

何祥字子脩號克齋內江人舉人嘉靖間歷襄陽府同知仁恕平易不爲斬絕傲激之政而黎民懷之勤身節用不動於利清軍折獄舉得其方北城臨漢水舊有老龍堤護之後因水決村脩築堅固以紓其患至今賴之稱爲何佛子云有識仁定性解及寄子書傳于世

范萬字邦秀建寧人進士授監察御史逆瑾嫌孽左謫補襄陽府推官法嚴心恕多所平反尋陞南平禮部主事軍民至今思儼

王堯封字伯圻定興人進士授襄陽府推官操履廉正讞獄詳明崇重學校酷嗜詩書恒訓生徒數人卒登科甲爲外簾取士得人三載考績吏部留陞監察御史巡

襄陽府志卷之六
按兩浙籍籍有聲

李仲訓南昌人洪武初任襄陽府學教授善詩詞通五
經歷司文衡且勤訓誨人化其教其後掇巍科登顯官
者多出其門後致仕卒于家有詩文行于世至今江南
猶以十才子稱之云

黃源大閩縣人舉人任襄陽府學教授博洽經史擇諸
生勤敏者嚴立科條課試被其膏馥登進者多廉而不
取力疾教人陞瑞昌知縣

襄陽縣

南宋劉秀之字道實東莞吾人司徒穆之之從兄也景
平二年爲江夏王義恭參軍元嘉十六年遷襄陽令脩
鹿門堰灌田數千頃時漢川饑饉境內騷然秀之躬行
儉約百姓受其利後封康樂侯卒謚曰忠成
傳僕字子成襄陽令有善政襄陽舊多虎害人嘗追虎
入城誠厲虎不爲邑害人爲立碑
庫狄履爲襄陽令有遺愛碑在縣西三里

齊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恭與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
外兵參軍兼記室後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齊初爲

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末壽省校四部圖書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引爲驍騎司馬時高祖勛業即就天人允屬約勸進高祖黑而不應他日又進曰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歷數所至雖欲讎光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仗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高祖然之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侯卒謚文隱梁張弘策字真簡范陽人初爲襄陽令梁武起兵遣弘策至郢州說蕭懿曰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歎數萬時安則竭誠時亂則剪暴若不登圖海無及矣後郢城平弘策以爲宜乘勝長驅與帝意合天監初封兆陽侯卒

韋愛卒孝友敵族弟沈靜有器局表顯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于墓側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吊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起以愛爲壯武將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携二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蕪穽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預見之

襄陽府志
卷之七
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馬先是巴東太守蕭瑣等舉兵逼荊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瑣即請降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卒

隋顏籀字師古少博覽精敏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安養縣尉以幹治聞薛道衡爲襄州總管嘉其才至唐事太宗爲秘書監從征遼道卒謚曰戴

崔碣文宗時太子洗馬時太原劉楨請舉族受命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唐趙矜河南新安人弘智曾孫舉明經擢襄陽丞客死官爲歛葬後十七年其子來章始壯自襄陽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下人秦誦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直丑在道之右南有青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歸塋時人哀來章者皆爲出涕云

唐李惠登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襄陽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

羅珣越州人曹臯鎮荊襄嘗署府幕累遷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狗環棘庭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貫餘黨累封襄陽縣男

宋張逸字大隱棗陽人進士及第爲試秘書省校書郎

襄陽府志
卷之七
名宦

襄陽府志
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特荐泌先設几案置
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後
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行裝所至
有美政人以爲神

元谷廷珪知襄陽縣鐵木哥兵入境官吏皆遁廷珪與
主簿張德獨不去被執使降不屈死之

字木魯神襄陽縣學教諭有德行文章學者仰爲儀表
子遠爲襄陽縣尹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募兵與賊戰被
害妻亦死之

有方善在撫字華如弊均賦役是時值營造徭役之煩
民賴以寧九載考績致仕歸至今人猶懷之

李人儀榮昌人先任監察御史以劾國公石亨調襄陽
知縣法嚴而峻志在鋤強幹濟優長群廢具舉小大賤
隸至今稱之

章榮字德輝貴池人由舉人任襄陽令馭下寬仁有循
吏風博洽經史剩著詩聲

呂銘字德新丹陽人任襄陽令幹濟從容比屋沾惠詩
才筆陣著於一時

高山舟徒人監生知襄陽縣廉以律身慈以馭衆攻苦

擊淡無異布韋嘗曰我祖穀城宰邑立廟祠祀至今期
無忝焉爾

楊銓字仲衡豐城人進士知襄陽縣博學善屬文每有
施行雖小必立程式廉威臨下倦倦愛民撫治任漢巡
按張翰咸加旌異以為公清敏斷器可遠到云

范慶壽州人舉人任襄陽令廉正明敏人不能欺事雖
叢劇從容應之若不以為意也凡事務在節省雖上官
臨之亦不曲為阿奉民至今懷之但性少倨傲恒得罪
於人然律已清寒公直終不能廢公論焉後陞太常寺
寺丞卒于官

徐坤元字長卿由知印歷襄陽縣丞屢署本縣及光化
縣事政務井井以廉幹聞時麻陽酋作亂開府張公取
之督餉調軍甚見優禮事平歸縣復督老龍堤及修城
之工轉靖江王府工正時少司空陸杰奉一勅脩理
岳奏留添註襄陽縣原秩卒于官

羅綬四川內江人任襄陽縣典史慈祥廉慎以節愛為
務人咸德之後引年歸迄今父老頌之不衰

...

宜城縣

楚石奢楚賢士昭王使爲理廷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
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
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
待命王曰追而不反庸有罪乎子其治事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
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伏鎖而死
申鳴楚大夫初以孝聞王欲相之辭不受父曰使汝有
祿於國吾無憂矣鳴遂入相居三年白公勝作亂將往
死之父止之不可白公劫其父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

宜城縣

楚石奢楚賢士昭王使爲理廷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
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
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
待命王曰追而不反庸有罪乎子其治事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
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伏鎖而死
申鳴楚大夫初以孝聞王欲相之辭不受父曰使汝有
祿於國吾無憂矣鳴遂入相居三年白公勝作亂將往
死之父止之不可白公劫其父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

今吾君之忠臣也何以得全後得賊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欲賞之嗎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遂自殺

公子申字子西昭王庶兄平王卒令尹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嘗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辭之乃立太子珍為昭王後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諸大夫曰吳王闔廬能用其民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子西曰三子恤不相睦無患莫矣今聞夫差視民如讐亦用之日新先自敗也安能收我暨昭王救陳卒于城父子

西與子期謀潛閉塗逆女之子章以之是為惠王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油厥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為白公作亂子西死之

公子結字子期楚昭王庶兄吳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蓋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焉時楚子在公宮之北子期貌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後子期伐唐楚子入郢子期又以陵師敗吳于繁揚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後死於白公之難

公子閻昭王之族白公勝既殺子西司馬子期欲立子閻爲王劫之以刃子閻曰吾聞辭諸侯者索其行也今子見國而忘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不吉傳慎子頃襄王傳也襄王初爲太子質於齊齊王要其獻東地五百里慎子曰獻之便及歸即位上柱國子良曰不與地則不信請與而後攻之昭常曰王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與負大義在天下楚亦不能獨守王告慎子曰三計王皆用之王發子良車北獻地明日遣景鯉車西索救于秦王曰子良云齊獻地昭常守之齊攻之景鯉求救于秦秦責齊齊王恐子良南道楚西使秦東地復全

莊辛楚人頃襄王時國勢日削辛諫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將爲楚妖祥乎辛曰臣非敢爲妖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親幸四子則楚必亡願避於趙以觀之辛去趙五月秦果拔鄢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拊於成陽使人發騶召莊辛辛至王曰寡人不用先王之言以至此也爲之柰何辛乃廣喻以諷之襄王聞之危變身慄乃執珪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子稽楚右司馬昭王五年吳人來侵遂圍弦稽與沈尹
戌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旋

子穀楚太師子惠王十一年薦右領差車左使老從王
尹司馬以伐陳麥

莫敖大心楚大夫吳楚戰于柏舉大心撫其背曰楚國
困矣吾將深入吳軍社稷其有幾乎

昭奚恤楚大夫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奚恤知
之王使奚恤發兵三百陳于門內為壇者五奚恤曰客
欲觀楚國重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睦諸侯謹境界
使各居一壇惟大國觀之秦使者遂去宣王立魏拔耶

郢奚恤與景舍辯汜乙為魏使楚惡奚恤楚王告之奚
恤曰魏入楚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夫苟不難為
之外豈忘為之內乎

昭陽懷王時五國約伐秦陽曰五國若破秦必南圖夫
韓輔國也厚賂之以利其心必悉兵以懼之五國可敗
王從之使陽將兵攻魏于襄陵得八邑封上柱國魏使
惠施之楚陽謂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
是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焉遂令
人謁和于魏

司馬敗楚大夫昭王二十五年楚既克夷乃謀北方左

司馬敗致蔡師在負亟啓豐析與敵戎以伐蠻俘歸
闕且爲楚大夫時囊瓦爲令尹問蓄貨聚馬于廷楚子
索蔡昭倂佩唐成公馬且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
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聚馬不害民
財用貨馬郵則闕于民多闕則有畔心將何以封矣
昔子文三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故莊王滅若
駘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處郢爲楚良臣今子常無令
名于四方民餒且甚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是之不
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多矣不亡何待期年乃有相與
之戰子常奔郢

鐸梅楚大夫威王時爲太傅慮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四十章以獻名曰鐸氏徵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初費無極譏太子建于楚王曰
建于伍奢將以方城外叛王執伍奢使奮揚執太子太
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誰告建對曰臣告之王命臣曰事
建如事予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之還不忍後命故遣
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
也王宥之

魏韓暨字公至南陽人也同縣豪右陳茂諸暨父兄幾
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

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避表紹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
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
徙監冶謁者文帝踐祚封宜城亭侯以疾遜位年踰八
十薨謚曰恭侯

南宋陳表臣爲宜城令愛民如子持已不汙脩水渠以
廣溉田起水門四十六通民享其利

孫永字曼叔趙人知宜城舊有白起渠久壞永率民理
其壞塞而去其淺隘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止其爭

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俾與乎不烈拔都等
領兵同行荆南等處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雨不
進還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宋軍百
餘人獲牛馬七百還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戰艦運舟
襄陽既下奉旨領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郢復執券軍
九千二百人從諸軍南伐

國朝王琬字朝用吳縣人成化間以監生爲光化令荆
襄居湖南之奧土曠山深四方流聚所在以千萬計于
時劇賊劉千斤者作亂 朝廷命將出師勦平之而流
民散居山澤尚多執事者慮復生變議盡驅出境至繫

其奴火其居公在光化獨事招採與上官忤既而朝
廷遣都御史原傑來撫安琬乃肩輿入山諭以威德編
爲里社緩其賦役民遂帖然無異土著又選其俊秀爲
弟子員躬臨考校以示勸懲募壯勇爲民兵俾習射用
銀錢爲的中輒與之民益翕然思奮而上官主驅逐之
議者滋不悅顧以爲迂又兵革之後公私赤立疲備未
甦中貴人啣使命往來太和者徵求需索殆無虛日琬
曰剝窮民媚嬖倖以啗苟容吾不忍爲也遂棄官歸大
學士謝遷有神道碑

熊一定字廣衡江西豐城人由舉人知光化愛民訓士
昂曰一樹剝兩皮耶但與老畝宜民賴之調新建清脩
苦節終始不渝

陸純字廷珪慈谿人由舉人授本縣教諭博大學教
化卒于宦所士類流涕至今猶追思之

李資坤雲南昆陽人嘉靖初試宜城令以父母斯民爲
已任三善允脩六事克舉期年調煩直隸嘉定歷南京
戶部郎中稱循吏云

南漳縣

楚戰黎廬尹也廬在今南漳公子變子儀作亂以莊王
出將如商密道廬戰黎殺變及儀而以王歸三年王使
戰黎侵庸及庸方城

梁江革字休映考城人才經國文典雅事梁武帝爲掌
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見其才德表爲征北記室參
軍兼中廬令官至光祿大夫卒謚彊

宋李與京紹興間知南漳自舊縣五十里遷邑于此至
今因之

王僖紹興間知南漳始建學宮

是瓊中廬今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寨中得故簡揭而示之乃房陵商人在道爲賊掠者而非賊也人以其稱之

元那海唐南漳縣蓮花魯赤愷悌慈祥民心愛戴既去民立碑志去思

盛榮字元祖東平人天曆間知南漳持已廉介有善政民戴之若父母勤政蹟於石以係去思

馮仕義真定人至元間知南漳興學勸農百廢具舉在任之日麥有三穗七穗之祥及去民咸慕之

國朝周官四川南充人舉人弘治初知南漳樂善愛民

刑無苛刻

趙泰河南汝州人正德間爲南漳令脩學禮士百廢俱興及回漳民有失天嚴慈之頌

蕭浩江西新淦人舉人先任雲南布政司都事以才能陞南漳知縣清介自持愛民如子舉墜脩廢扶弱鋤強凡學校公廨城池悉其鼎新財不傷而民不勞亦振古之循吏也

朱屏漢川人進士知南漳蒞政明敏決獄公平因舊城狹隘增其式廓而民居攸賴去後民有遺愛碑仕至行太僕寺卿

長陽府志

卷三十一

七

名宦

袁載慈谿人進士知南漳發奸摘伏而民莫敢欺以詐
獲正奉公而人不敢干以私仕至山東臨清兵備副使
李承宣閩中人舉人知南漳廉介明威甚有惠政士民
德之後陞賓州知州

劉朝傑安福人歲貢爲南漳令蒞任七載不苛不刻陞
福建興化府通判士民不忍其去爲立德政碑

王可賓河南內鄉人舉人知南漳蒞政嚴明鋤強遏惡
建講堂以造士甲第首開丈地畝以攤糧貧富始均一
時循良百世永賴

潘利用四川涪州人舉人任南漳教諭文章範士悃悌
作人

楊春桂漢川人歲貢爲南漳教諭端以立身一動靜而
不苟勤以課士雖寒暄而不輟蘊籍淵深不索貧士有
學有守者也

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避表紹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劉表禮辟遂遁遊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
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
徙監冶謁者文帝踐祚封宜城亭侯以疾遜位年踰八
十薨謚曰恭侯

南宋陳表臣爲宜城令愛民如子持已不汙脩水渠以
廣溉田起水門四十六通民享其利

孫永字曼叔趙人知宜城舊有白起渠久壞永率民理
其壞塞而去其淺監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止其爭

說

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俾與乎不烈拔都等
領兵同行荆南等處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雨不
進還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宋軍百
餘人獲牛馬七百還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戰艦運舟
襄陽既下奉旨領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郢復熟券軍
九千二百人從諸軍南伐

國朝王琬字朝用吳縣人成化間以監生爲光化令荆
襄居湖南之興土曠山深四方流聚所在以千萬計于
時劇賊劉千斤者作亂 朝廷命將出師勦平之而流
民散居山澤尚多執事者慮復生變議盡驅出境至繫

其奴火其居公在光化獨事招徠與上官忤既而朝
廷遣都御史原傑來撫安琬乃肩輿入山諭以威德編
爲里社緩其賦役民遂帖然無異土著又選其俊秀爲
弟子員躬臨考校以示勸懲募壯勇爲民兵俾習射用
銀錢爲的中輒與之民益翕然思奮而上官主驅逐之
議者滋不悅顧以爲迂又兵革之後公私赤立疲備未
甦中貴人御使命往來太和者徵求需索殆無虛日琬
曰剝窮民媚嬖倖以蓄苟容吾不忍爲也遂棄官歸大
學士謝遷有神道碑

熊一定字廣衡江西豐城人由舉人知光化愛民訓士
昂曰一樹剝兩皮耶但與老畝宜民賴之調新建清脩
苦節終始不渝

陸純字廷珪慈谿人由舉人授本縣教諭博義勤教
化卒于宦所士類流涕至今猶追思之

李資坤雲南昆陽人嘉靖初試宜城令以父母斯民爲
已任三善允脩六事克舉期年調煩直隸嘉定歷南京
戶部郎中稱循吏云

南漳縣

楚戢黎廬尹也廬在今南漳公子變子儀作亂以莊王
出將如商密道廬戢黎殺變及儀而以王歸三年王使
戢黎侵庸及庸方城

梁江革字休映考城人才經國文典雅事梁武帝爲掌
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見其才德表爲征北記室參
軍兼中廬令官至光祿大夫卒謚彊

宋李與京紹興間知南漳自舊縣五十里遷邑于此至
今因之

王僖紹興間知南漳始建學宮

是瑗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揭而示之乃房陵商人在道爲賊掠者而非賊也人以此稱之

元那海唐南漳縣蓮花魯赤愷悌慈祥民心愛戴既去民立碑志去思

盛榮字元祖東平人天曆間知南漳持已廉介有善政民戴之若父母勒政蹟於石以係去思

馮仕義直定人至元間知南漳興學勸農百廢具舉在任之日麥有三穗七穗之祥及去民咸慕之

國朝周官四川南充人舉人弘治初知南漳樂易愛民刑無苛刻

趙泰河南汝州人正德間爲南漳令脩學禮士百廢俱興及回漳民有失天嚴慈之頌

蕭浩江西新淦人舉人先任雲南布政司都事以才能陞南漳知縣清介自持愛民如子舉墜脩廢扶弱鋤強凡學校公廨城池悉其昇新財不傷而民不勞亦振古之循吏也

朱屏漢川人進士知南漳蒞政明敏決獄公平因舊城狹隘增其式廓而民居攸賴去後民有遺愛碑社至行太僕寺卿

袁載慈谿人進士知南漳發奸摘伏而民莫敢欺以詐
獲正奉公而人不敢干以私仕至山東臨清兵備副使
李承宣閬中人舉人知南漳廉介明威甚有惠政士民
德之後陞賓州知州

劉朝傑安福人歲貢爲南漳令蒞任七載不苛不刻陞
福建興化府通判士民不忍其去爲立德政碑

王可賓河南內鄉人舉人知南漳蒞政嚴明鋤強遏惡
建講堂以造士甲第首開丈地畝以攤糧貧富始均一
時循良百世永賴

潘利用四川涪州人舉人任南漳教諭文章範士悃悌

作人

楊春桂漢川人歲貢爲南漳教諭端以立身一動靜而
不苟勤以課士雖寒暄而不輟蘊籍淵深不索貧士有
學有守者也

秦陽縣

王麒字麟輔太原人至正三年任秦陽縣尹治事廉平有政績今存德政譙樓二碑記

齊珪秦陽總管時李璫叛於益都徵兵進討秦陽精銳盡行珪時攝萬戶府事城守周密宋兵來攻珪率衆力戰城賴以完

國朝楊瑛河南人成化間任秦陽令其才有為其新學校脩理城池民賴以安

徐獅字鳳文豐城人舉人弘治間知秦陽置預備倉三所儲穀至萬斛凶年賴之

王顯高字思謙綿州人進士令棗陽賦性勁直其政廉
威故善良安堵豪強跼踖

安邦字維藩確山人舉人任棗陽令堅完城池鼎脩學
校會流氓趙燧劉文質等北來攻縣者凡二十七晝夜
邦率衆力禦城爲保全賊退即甃砌磚城爲永遠計邑
人德之惜其賞不酬功云

劉崇任教諭善於啓迪入祠祀之

廖觀海任教諭勤教無私始終如一亦入祠

穀城縣

春秋穀伯綏周同姓也以伯爵封于穀保世昌後自漢
以來邑人立廟穀山之陽以祀之遇水旱禱之輒應武
周神明之後不偶然也

宋狄栗知穀城時天下學校久廢栗脩建廟舍作禮器
訓諸士自是人知尚文風俗醇美

豐稷字相之舉進士任穀城令有治績與光化令葉康
直齊名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官至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卒謚清敏

元楊乘字忠載渤海人任穀城令處事精詳貯義糧清

有弊發奸摘伏如神時論偉之

徒單政衛輝人至正間自翰林出令穀城有水蘗聲興利除害輕徭省刑公退之暇課群吏以經史民間之俊秀者教之蠲其庸調而民知向學焉

徒單郅政之胄子至正間補廕爲令興學勸農不改父政民樂從之

楊從仕至正間以山東憲幕遷茲城令興學勸農士民德之及解印去官民立碑以頌德

干諒穀城主簿元兵下襄時儒學廟宇蕩然及愷諒至

精治一新文教復振

國朝高寧正統初爲穀城令勤於政事百廢具舉古洋粉水二河堤岸久圯寧脩築完固年穀屢豐凡遇旱潦災侵禱無不應至今民思之

段錦上蔡人成化中爲穀城令清慎勤敏平易近民勸農養士甃街築城咸寧伯作八奇歌以表其蹟云

康琮龍泉人正德間令穀城創脩邑志

馮薦南充人嘉靖間爲穀城令作新士類釐革奸弊令行禁止政善民安後官至御史

光化縣

漢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故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沛公定三秦何以丞相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杜稷宮室計戶口轉漕給軍漢主數先軍遜去何常興關中卒補其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五年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封

為節侯孝惠二年薨謚文終

鄧禹字仲監南陽新野人年十二能誦詩與光武遊學京師禹唯幼知光武非常人遂相親附光武安輯河北禹杖策軍門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悅因留宿與定計議拜為將軍斬將破賊功效尤著尋封為節侯後更封高密侯薨謚曰元

宋胥偃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歷監光化軍

張全操知光化軍時三司請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全操上言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勿復施行

李仲芳字秀之清河人知光化軍漢水東至乾德雁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仲芳作為石堤民數千家皆賴以安

張子憲字彥章以祖齊資蔭知光化軍時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憲奏除之累官光祿卿秘書監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為館閣校

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直史館葉清臣上疏得近移乾德令甚有惠政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宋溫和光化令守禹效堡與金兵相持多戰功尋詔知光化軍

葉康直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利民興學校民多化之

元朱澤字齊卿陝西涇陽人知光化廉慎有爲興廢舉墜誠心愛民早禱多應民立碑頌功德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五年爲益都勸農官劉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咨議叅軍帶卽縣令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卒皇太子深悼惜之稱其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等語

宋連庠慶曆三年進士調光化尉遷宜城令縣當南北之衝調度供饋煩勞于民公摶以禮而上下便之朱紘知宜城脩長渠以便民

元晏只奇敷武蒙古色目人知宜城律已廉潔政事嚴

明民愛之既去立碑頌德

國朝尹希文字質夫武清縣人洪武間由茂才知宜城
廉節愛養士民保留在任共二十七年卒于官

張泰字時和河南臨潁人宣德間由舉人爲宜城令存
心慈惠爲政嚴明革弊政舉廢墜其規模條畫多存于
今

林典字汝悼莆田人任鄖陽府學教授都御史沈暉薦
守宜城令開拓城市管理城垣均賦後陞按察僉事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由進士除宜城令廉介自持邑民
領種膏莊者畝收三分謂之老畝量出加租名曰至畝

寒暑不倦築土城建倉廩廣儲蓄卓有能聲後陞澧州
知州

黃金字世重六安人由監生令光化幹濟優長專尚禮
義甃砌磚城初脩邑志致仕歸後巡撫南直隸都御史
吳廷舉猶遣官致問其家

雷瑞潁州人歲貢恒直愛民節省浮費冬無雪徒跣以
禱天乃大雪明年不雨復禱亦應居三年有公使倚公
枉道需索者瑞不爲禮獲戾上官遂斥去

張璧太倉人歲貢博學能文諸經子史皆能背誦每夙
興與諸生論說日中乃罷由是上風一新

均州

隋庚季才新野人也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今年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于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王氣已見須臾應之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漢高帝以二月甲子即帝位今二月甲子宜大受命上從之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頰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

祭圖記龜兆文襲必有遷都帝謂頊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令撰書象地形等志書成拜均州刺史

唐姚簡佐太宗為武彊節度使兼守均州忠以事上哲以保身威猛得宜惠澤廣被時值旱蝗簡請禱祈雨如期而應蝗即殞解印隱武當後勅封威烈王廟祀之

徐溫浩字字和叔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為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歷戶部員外郎兼

李吉甫陰事不實請均州刺史

王輝昭宗時為均州司馬通曆法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朝廷詔輝同太子詹事邊岡改治新曆為

宋曹翰初征蜀時為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詔兼轉運使糧餽不乏

韓丕字大簡華州人太宗朝第進士嘗著孟母碑逐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丕以寒素冲澹自處不

奔兢于名宦太宗甚嘉重歷知均州然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雖不優更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登進士第累遷著作郎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謂惡之晟知亳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祗候

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僉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識蓋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

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
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異推攬乎道之不行命也
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調正平主簿歷山南東道
掌書記有能名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戒
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無師
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宰相怒落校勅復爲掌書記監唐州徙監均州酒稅感
疾沿牒至南陽訪鑿卒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
于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體卑弱洙復振起之其爲文
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

張希一字簡翁以耆任至諸路鈐轄總管繫使遼及館
客遼人嘗以雄州禁漁界河及後白溝兩屬民爲言希
一曰界河之禁起于大國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
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故名兩屬遼人詞塞
尋爲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

王煥知武當縣建炎中賊犯均州煥率邑人保山寨賊
至或勸之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爲此守
矣遂舉家死之

楊恢知均州建立比干祠以勸忠勵俗金人犯均州甚

急恢率吏民盡力固守卒全其城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紹興初爲都統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桑仲旣陷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均州衆號三十萬彥遣副將焦文通禦江口自以親兵管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仲爲其下所殺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買牛千七百頓授官兵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改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關應庚不知何許人咸淳九年上書言邊防二十事尋

奉詔授武當軍節度推官兼司法京湖制司

元張榮清州人後徙鄆陵歲甲戌從金大保明安降太祖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守均州戊申九月宋兵襲均州努力拒戰大敗宋師已酉十一月復與宋兵戰流矢中右臂中統三年卒

張構東安州人世祖即位賜金符授新軍千戶宋侵均州總管李玉山敗走帝命禧代之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改水軍總管從攻襄樊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朮戰却之宋遣范文虎以戰艦

千餘艘來援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攻樊城焚其
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之
策禧言襄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檝于水中
今斷鎖毀檝以絕其援則樊城必下樊城下則襄陽可
圖矣行省用其計乃破樊城而襄陽繼降帝遣使錄諸
將功授宣武將軍水軍萬戶佩金虎符

李夫祐任武當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
有愛民聲碑古剝落

馮福可任武當縣兼諸軍與魯勸農事為政有方民多
愛之

愛林任均陽監郡武當將軍以德為政愛民如子民為
之立去思碑

王世舉以承務郎同知均州事慈祥愷悌勤慎廉潔
張士遜為作去思碑

國朝吳禮永樂間知均州多善政改任員外郎督太和
諸宮事政令嚴明軍民仰賴

張璵陽曲人進士歷給事中因言事左遷均州判官賦
性嚴明遇事敢為雖任牧民有臺諫風政暇魯條除害
若干陳奏有忤權要雖未經行奸人股栗

張亨通州人舉人永樂末知均州平易近民恤貧勸事

陸懷慶府知府

張位永樂間知均州立心誠純以德爲政有德政碑

張紳天順間以麟遊令陞均州知州事體周密宅心仁恕去後民思之立石頌德

畢琮成化間以德安判陞均州知州練達時宜上下頌德有政蹟碑

陸燾長洲人弘治間進士知均州公勤防範宿弊悉革有吏畏民懷之風陞懷慶知府

葉尚文嘉靖初知均州立心慈愛視民如子民至今仰慕焉觀其堂對有云官忝近民須是愛之如子名由律

已終當守之如初真能身體力行者後以知府致仕

惲金武進人嘉靖初以進士知均州爽朗明快人無隱匿賑濟荒歉全活甚衆

吳彥山陰人進士嘉靖間以監察御史陞均州知州剛介嚴毅不避權貴陞延平府同知

范大儒霑化人嘉靖間以進士知均州值勅脩而民咸安業勤考課而士子歸心至今人皆仰之

李冲彰德人成化間進士先任給事中以言事左遷均州判官恤民動事後陞知府

黎珮玉富順人吏員嘉靖間任均州判官夏旱而禱雨

三應冬旱而祈雪數尺有詩扁于城隍廟

劉和新淦人歲貢任均州學正善詩詞通五經詳於啓迪勤於講解歷司文衡出其門者多名官任滿保陞教授俸仍留本學卒于官

鄭嘉佑福建人由歲貢任均州學正優於問學長於詞章教人必稽乎動惰省己不計平利益士多思之

宋木章太湖人歲貢任均州學正德行文章後學仰爲儀表署政有聲當道加獎

錢一溥山陰人歲貢任均州學正學行精純持守廉介兩典文衡作新後學著有春秋精義存于今

慎日歸安人歲貢嘉靖間任均州學正損已俸以置器却束脩以動課業後擢國子監典籍

楊金斗均州訓導胸次洒落文學優裕神童夙著於西蜀教聲大振於均陽未幾告歸士多惜之

論曰余表秋官見宦襄者何纍纍耶及考官蹟如是而止此以知宦之難也昔歐陽公嘗令襄之乾德後內召檢昔日所治文書輕重失錯者過半嘆曰區區小邑尚不託盡平而况大于此者能無失乎因不怡者累日自後與諸生講學必先政事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誠哉是言也今國家以文章取士而學者以文章進取師保之所教父兄之所勉舍此弗及也又何怪乎一旦當民社處脂膏而以自潤為乎必嘗審藥性察脉理然後可以治病必嘗識道路具舟車然後可以致遠世未有尸祝庖臠獲織而能善其事者也故學以人

事為大教以治事為先天下無難為之宦矣

襄陽府志卷之三十七終

襄陽府志卷之二十八

列女傳

叙曰列傳者所以傳奇男子也列女傳者所以傳賢婦女也攷之書傳釐降刑于之化並列於虞周其姜紀姬之義兼書於列國則紀載之任固不可以婦女而忽遺之也茲志之作也凡宦蹟獻徵與夫僑寓方伎仙釋之倫其功行名實表表在人者固已備之列傳矣而列女獨無可傳者乎况襄陽地濱江漢古稱多遊女自文王之化浸淫漸被而其風丕變如漢廣行露之章不為風聲氣習所移而貞心勁節如洗濯江漢鵲鳴莫尚豈不

尤難而可貴哉。雖內則懿行當不止此然婦人無外事
所見者惟此而已。故稽往牒採輿論不論已未旌表凡
貞烈彰著者悉著於篇志列女。

襄陽府襄陽縣

漢司馬徽妻徽居襄陽思退縮以自全每與人語但言
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

龐德公妻與德公相敬如賓公每釋耕于隴上妻釋于
前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上先人墓操徑入堂上
呼德公妻使作黍後德公携其妻登鹿門山托言採藥

因不知所終

蔡謨妯適太尉張溫長女爲黃彥承妻小女爲劉景升
後婦

黃氏彥承女貌陋有才秬孔明寓襄陽擇婦彥承謂孔
明曰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
時人以爲笑樂世傳孔明八陣圖木牛流馬諸兵法皆
授之妻云。

英習襄陽習郁配丹陽太守李衡孫休在丹陽衡數以
法繩之英習每從中規不聽及孫亮廢休立衡懼禍英
習曰瑯琊王好善慕名博學深廣君可自詣獄請罪衡
從之果下令加威遠將軍還郡。

晉習氏麗統弟麗林婦同郡習楨妹方曹公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林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梁丁氏梁武帝貴嬪樊城人也初產有神光之異繁炁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得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孳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

曰穆
梁張彪妻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有貌彪仕梁

梁張彪妻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有貌彪仕梁

物州刺史以拒陳文帝散走山中陳將章昭達捕殺之
以妻楊楊欣然請殯塋既畢楊還請斬飾容昭達許之
乃割髮毀面誓不更行文帝悼之許爲尼後陳武帝
至仍爲軍得楊投井垂死煬之火始蘇復投火而死
宋何毛兖州人其夫楊金熙寧丙辰配隸房陵至襄州
死毛詣州將自請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特大疫亦斃
于道

韓希孟巴陵人嫁襄陽賈尚書瓊子婦襄陽被兵避歸
山州元兵破岳州韓被擄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
長興州判官沈思安託劉元禮者馬趙松雪爲書其
詩元復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君爲我求書庶因
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
通歸之于沈

姚玉京燕人本娼家女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
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鷲鳥所
獲其一孤燕悲鳴徘徊至秋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
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定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
贈詩曰去歲秋辭去今年春又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
雙飛自是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
來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塋所亦

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于漢水之上
雷氏字木魯遠妻順陽人遠爲襄陽尹拒賊被害雷爲
賊所執罵賊曰我魯叅政家婦肯從汝狗彘生乎遂見
殺

國朝岳氏忠臣都督王忠夫人朱樂二十年忠與北虜
戰沒於三岔口夫人誓死守節撫遺孤半歲至成立即
都督信旌曰貞節

潘氏生員曹文妻文沒潘方二十五屢欲自經婢覺遂
誓死不二一女 冊封襄陽僖順王妃成化間旌表貞
節

王氏名淑潔都督信次女適叅將周璽男鳳鳳讀書知
大義善真行喜強弓勁矢因得疾不起王欲即死家人
謹防之居七日防者懈遂自經旌曰貞烈

張氏襄陽護衛旗丁孫通妻年二十五夫亡幾死養舅
姑撫遺孤正德間旌表貞節

黃氏襄陽護衛軍人何敬妻年二十七敬沒家貧子幼
公姑累欲奪志黃苦不從惟紡績易食奉養守節無玷
旌曰貞節

胡氏襄陽衛百戶劉鐸妻鐸亡胡方十九養姑撫遺守
節不變旌曰貞節

趙氏襄陽衛十戶郭奉妻奉沒于京師趙方二十五凶
聞至哀毀踰禮數投繯火舅姑歷救乃止孀居二十餘
年未嘗動履踰閭

何氏丁宏繼妻先室崔氏早世遺子忠諒方三歲宏病
革謂何曰我疾必不好汝能撫子九泉瞑目尋卒何年
二十四守節撫孤肄習醫業何因哀毀遂得疾思諒到
股果愈終年六十九歲

王氏襄陽衛百戶夏昂妻庠生王明善女歸昂五年即
沒有遺腹不逾月止即宗傑也王撫孤事姑以節自誓
艱難辛苦不施粉黛者二十餘年閨門雍穆內外無間
壽終七十三

張氏儀衛典仗理之女性嗜書通內則女訓歸護衛指
揮陳鏗以孝慈聞念鏗艱嗣爲置側室吳氏生子大義
撫之如已出鏗卒孀居三十年內外斬斬人無間言子
大義長事二氏亦克孝屢經撫按嘉獎郡守汪道昆大
書節孝扁其門云

石氏襄陽衛指揮黃璫妻璫亡石方二十一苦志安貧
撫養幼子事舅姑盡禮朝夕無違壽終七十八嘉靖間
知府吳惺優獎貞節

張氏良醫張顯女適襄陽衛軍王儼儼西征卒半途張

年甫二十餘姑老子幼饘粥不繼以紡緝自給親族憐之諷其改醮張以死自誓遂終其節七十三歲卒

張氏襄陽護衛人盧廷和妻生員近光母守節教子萬曆間旌表貞節

龔氏邑民陳勲妻年二十七勲疾革龔母至夕露香願天求自代及卒又欲以身殉之親屬慰解不果一子方七歲姑熊氏且耄龔日以紡緝供養始終喪葬如禮守節四十六年無間言部使趙應元為之旌其門

李氏邑民秀之女適襄陽衛軍張瑾瑾臨終念其少寡遺言俾改嫁李不勝悲憤自投于河而死

宜城縣

春秋浣沙女楚伍員父奢兄尚為平王所殺員避難過江遇浣沙女謂女曰追者至詰子必得吾踪女曰第去遂抱石投江以死可謂能舍生以全賢云

伯嬴平王夫人昭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蓋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劍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諸侯者一國之儀也夫婦之道周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梳栉異巾櫛所以別之也今君棄儀表之行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使君王棄

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而不敢承命吳王慙而退

貞姜齊侯女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問符安在使者曰水方大至若還取符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不犯義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烈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于使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貞姬白公勝之妻白公死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姬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後宮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會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間賊至棄汲器走還與賊敵賊縛娥出溪邊將污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污於賊奴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

娥即趨入賊急於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娥遂不知所
在所遺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唐甄氏居故襄城內有節行夫死誓不適人撫其子逢
以學行爲助教韓文公嘗贊美之見宜城驛記

國朝張氏馮允安妻年一十八允安沒有遺腹子萬本
公姑以其年幼欲奪而嫁之張剪髮自誓并貧撫孤至
于五十餘年始終一節內外咸異之

王氏生員郭懈妻懈沒時王年二十六止遺以女賃房
以居辟纒而食其姊憐伊年少家貧勸令改嫁王以死
自誓遂與之絕閉門自守者三十年知縣雷嘉祥月給

薪米構屋一區以居之卒年六十四雷復其棺象斂葬
爲文祭之仍立碑衢道以彰其節

南漳縣

國朝宋氏宋春女許聘望人張真素有瘡痼真父母與
氏父母欲易聘氏以死誓不從後真死氏欲往吊父母
止之及葬乃具鞋靴詣其墓焚之拜哭而歸是夜自縊
萬曆間巡按舒養以其事奏聞

譚氏貢士沈政妻年二十七政故守節四十餘年撫遺
腹子成立巡按扁異其門

棗陽縣

劉氏名元光武姊適新野鄧晨王莽末光武與家屬避
更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
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
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
害漢兵退保棘陽光武即位感悼姊沒于亂兵追封謚
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元胡烈婦渤海劉平妻至元間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
以夜行宿沙河傍有虎至御平去胡追及虎儘力扯其
足平兌付刀刺虎腸出而死扶平抵棘陽城以傷卒事
報氏禮天妻至元二十五年平不復有欲變之者
輒痛哭自殺其面大罵叱出曰唯知有死而已撫遺孤
維喬惟久甘貧課訓以致成立壽七十四而終有贈云
此生有志為男子他日無慚見丈夫子維喬卒妻錢氏
媿美姑節人稱一門雙節云

殺城縣

元黃氏尹太中妻至正末為賊所虜欲辱之黃氏罵賊
不從賊殺之分其屍

國朝陳氏王伯真妻夫歿無子孀居六十三年清白如
一日壽九十三而終

魏氏趙倫妻夫卒于幼孀居六十年杜門守節人皆重之壽八十四而終

單氏季軌妻夫卒于幼孀居五十七年攻苦食淡清白自守壽九十四而終

陳氏米顯榮妻夫卒于幼孀居六十年清白自持不妄出入壽九十一而終

張氏王雷妻夫早卒于幼孀居五十年清節彰著壽八十一而終

以山五氏弘治間署縣事推官王容想上其事詔給賜粟

甯氏周璽妻夫早卒無子甯年甫十七親舊欲奪其志甯曰貞女不事二夫吾何以見先夫于地下遂捐膏沐

勁紡績以養姑姑歿哀毀過禮備衣衾棺槨以葬之孀居六十五年足不踰閭言不輕發笑不出口婦寧之禮亦廢巡按邵光先扁以完節推官朱一松扁以貞節知縣蘇繼文申請旌表未示而卒

光化縣

漢光武光烈陰皇后名麗華其先陰人化今光齊管夷吾

七世孫陰大夫之後徙居新野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于宛光武即位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

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顯宗即位尊爲太后

荀氏荀爽女陰瑜妻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秬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奔喪妻樊以采許之因詐稱病薦刀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刀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燈盛饗飾請奔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奔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宇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宋張氏士遜姑也士遜生七日喪母張育養之後官至卿相及卒士遜行服徒跣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

國朝孔氏名妙玉李致祥妻也生子榮方三歲而致祥卒時年二十一即以節自勵以嚴訓子榮竟成立爲掾史壽七十三卒鄉里贊之

陳氏生員孔世熙妻適世熙二年生子未清方在襁褓而世熙病革謂陳曰吾不好矣汝擇所配歸之吾不汝

恨陵大戚剪髮繫世熙臂曰願以此髮見地下無他也
世熙卒家益貧既免喪父兄爲徵詞諷之陳大恚取鹽
擲地出誓不至父兄家日夜紡織自給兼具翁姑之養
未清稍長擇師以父遺書委之及翁卒事繼姑王氏以
孝聞知縣譚禮雷瑞張國贊屢上其事撫治葉照奏聞
詔旌其門曰貞孝婦陳氏之家

蘇氏生員呂佐周妻生二子論訓佐周早卒蘇年二十
九家甚貧守節自誓教子訓讀書補庠廩生後論病死
其妻蘇氏與姑同守志苦備嘗終無異志迨授部光先
補其門曰孀閨勁節

均州

國朝王氏生員李謙妻夫歿壬午年二十餘矢志介行夏
姑欲奪其志不從節操愈堅勤於織紉撫幼女成立事
聞旌曰貞節

熊氏州民譚紀妻二十八歲紀歿遺二子瓊碧家貧無
依熊爲人作女工撫養二子茹苦萬狀親族多勸改醮
熊以死自誓守節四十餘年不渝州上其事詔旌其門
褚氏生員汪積學妻年二十學卒子度三歲唐數月艱
苦備嘗撫育成立孀居五十年冰玉之操闔郡敬服學
正慎亘率諸生爲文以美之仍榜其室曰節壽堂撫治

襄陽府志
孫應鰲表其門

劉氏生員江崑妻縣丞劉善次女崑卒時年二十四子
暢三歲家貧紡績孝養舅姑撫育幼子守節三十餘年
清白無議撫治孫應鰲禮獎之

論曰余論次列女見其生於深閨之中長於姻氏之手
因未嘗學問知所謂禮義者也而咸能以節自勵不為
江漢風氣所移或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如松栢凌歲
寒而不改精金遇百鍊而愈堅非其秉彝之性獨得其
貞浩然之氣不失其正其能然乎苟息有言使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于其言則可為貞矣彼列女者借老契闊
之洵生前豈無而卒若此真不愧于其言者也嗚呼世
有號為丈夫嘗學問知禮義平居非不以節義自許而
一為勢利率挽於外情欲波蕩於中比反眼若不相識
然子而背父臣而叛君明友而忘義要之言其不有愧
於此女矣乎吾于是乎有感

襄陽府志卷之三十八

襄陽府志卷之二十九

僑寓

叙曰夫安土重遷者恒人之情也死徙不出鄉者農夫之行也故男子有四方之志自其桑弧蓬矢之時而已然矣彼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者皆非奇男子也然而其出也亦非一途有因其地之可居擇而遷之者如羅含之江陵是也有以仕爲家罷則無所于歸而寓居者如昌黎所稱中世士大夫是也有迫于羈窮不得已而依人者如杜甫之西川是也有罹罪謫而編管之者如秦觀之黃州是也語

云芳蘭所過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君子之至
于斯也猶蘭玉也漱其芳潤而挹其光采其可遺乎傳
僑寓

襄陽縣

漢梁鵠靈帝時人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
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
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後避亂奔劉表魏武帝
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
爲比部尉故懼而自縛請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
書自効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

漢徐庶字元直寓襄陽與諸葛亮友善先主也新野庶
往見稱亮卧龍勸先主就見先主從之及先主南奔庶
母爲曹操所執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圖
王霸業者以此方寸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
遂歸操終身不設一謀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也蚤孤從叔父玄依荊州牧劉
表玄卒亮躬耕龍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之許也惟崔
州平徐庶信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

明計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命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問
興漢計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
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
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劉璋闇弱而不知存恤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
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
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

秦川則霸業成漢室興矣先主曰善于是情好日密表
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
行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孫權軍
柴桑觀望成敗亮以言激怒權權即遣周瑜等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于赤壁引軍還先主遂
收江南以葶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調其賦稅以充軍實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
張魯先主留亮與關羽鎮荊州自率軍攻璋于成都降
之以亮鎮守先主即帝位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三
年先主駐師白帝城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亮泣曰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勅後主事丞相如父遂崩後主立封亮武鄉侯特南中諸部叛亮以新遭大喪不加兵且遣使聘吳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亮率衆南征悉平之軍資所出國以宮殿五牢率諸軍伐魏上表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不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凶奸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屯于沔陽以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敗績久復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還斬魏將王雙七年攻武都陰平下之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射殺魏將張郃十二年亮悉大畧出斜谷以流馬運糧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櫟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年五十二楊儀以其喪還成都謚忠武立廟沔陽

王燦字仲宣高平人獻帝西遷燦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燦在門倒徒迎之燦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生重鬱邕曰此王公係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以西京亂不就乃之襄陽依劉表表以燦貌寢而體弱不甚重也燦登荊州城樓撰登樓賦後入魏歷拜中建安二

司馬芝河內人漢末避亂襄陽嘗出遇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守老母賊以劍臨之芝叩頭言老母無養之者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免

相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郡守孫堅舉階孝廉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階冒難詣表乞堅表義而與之後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獨以為取禍之道迺勸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及三郡以拒表遣使詣操羨死階自匿父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以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操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

李讓字欽仲涪人也父仁字德督鹽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讓且傳其業又從業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執算術卜數醫藥等

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歷遷右中
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
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
其不博乃遠游襄陽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
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
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蜀
以默為勸學從事

劉廙南陽人年十歲戲于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
頭曰孺子孺子黃巾通理寧自知不兄望之有名于世
劉表辟為從事以直諫波害廙懼奔揚州遂歸曹操操
辟為丞相掾廙著書數篇及與丁儀共論禮刑皆傳于
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

和洽字陽士西平人也表紹在冀州使迎汝南士大夫
洽以冀州土平民彊四戰之地本初乘資疆太然雄豪
方起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
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
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事不可黷
近父而附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

荆州辟爲丞相掾屬厓封西鄉侯卒謚曰簡

杜襲字子緒定陵人也避亂襄陽劉表待以賓禮同郡
繁欽數見奇于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
龍蟠幽數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
者委身於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
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太祖迎天子許都以
襲爲西鄉長後賜爵關內侯

裴潛字文行聞喜人也避亂襄陽劉表待以賓禮潛私
謂所親王燦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
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
軍事出歷三縣令文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
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
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文帝踐祚
拜荊州刺史封關內侯

邯鄲淳字子淑博學有才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依劉
表荊州內附曹公素聞其名召見甚敬異之時曹丕傳
延英儒因啓淳欲使在文學會曹植亦求淳曹公使詣
植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負才尚氣曹操欲見之不肯往
後以爲鼓吏讎會時令衡司鼓衡裸體罵操操怒欲殺

之於是遣送劉表又侮慢表表不能容江夏太守黃祖性褊急故送衡字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授簡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竟為祖所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平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

劉巴字子初丞陽人也少知名父祥嘗附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素所親信人密詐謂巴

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其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署戶曹主記主簿劉先主遣周不疑就巴學巴不應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桂會先主畧有三郡遂使巴遠適交趾復從交趾至蜀先主定益州諸葛亮數稱薦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中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魏陳群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南宋柳卓河東解人隨晉南遷寓居襄陽子孫最盛後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

梁杜叔昆字子弼杜陵人徙居襄陽早孤事母孝敬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三軍周文遣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昆詣闕請和未及還脩部屬曹策劉晚謀以城降武叔昆凡君賜從子映昕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惧不同已遂誣以謀叛尋以城降叔昆號泣伸冤以事在歸附之前不理叔昆志在復讎恐坐及其母曰能事吾母死亦甘心叔昆遂自手刃策於京城又解其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特命赦之遭母喪哀毀

骨立服闋舉遷陝州刺史

吉粉字彥齊本蓮勺人居襄陽幼有孝性年十一母卒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天監初父爲吏所誣詣廷尉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貸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于人勅廷尉察法度嚴加脅誘對曰囚豈不知死爲可畏但不忍見父極刑內斷骨髓殉身不測奈何受人教邪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令脫其二械粉弗聽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舉粉純孝粉曰因父買名一何其辱年十七辟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後裴儉等連名薦粉孝行純至勅付太常旌舉

韋思謙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八歲喪母以孝聞
及進士累調應城令高季甫曰子始得此夫豈以小疵
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復拜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
品

唐劉晏字士安曹州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
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
正字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肅宗即位詔拜度支
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
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卒有臨淮集十卷胡
銓叙之子五人汝虞知桃源汝士知黃州汝玉知昌化

軍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于昆山富有田業擇
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
汪汪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辯其名字也峴之
文學可以經濟自謂踈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于八
音命陶人爲璧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
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
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常應焦遂各置僕妾共
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穷其景物
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

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
而自詣者擊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爲
水仙曾見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有遂往省焉郡守嘉
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鮎昆
侖奴命摩訶善游水西苟捷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
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
今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
劍而摩訶跳浪而出焉爲毒蛇所齧遂忍去一指乃能
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
爲所讎盖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樂謝

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
棲丁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貴遊之
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
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須一別襄
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既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
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
取見摩訶泊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
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
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既亡環劍汝
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力披髮大呼曰此

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視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
余不復識江湖矣孟彥深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
卿當是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特
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雅
辯驚四筵

李白字太白唐宗室隴西人天寶初詔爲供奉官放還
山遊襄州多題詠

宋曾臯南豐人嘗官漕湖南因家襄陽子紘孫思俱善
屬文有集行世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第一咸
平中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後以秘書省少監致仕
寓居襄州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尚氣節以文章名
世晚年喪明猶令人誦經史憑几聽之嘗題鴈塔詩云
明年春色裏領取一枝歸或傳呂蒙正詩云批盡寒燄
夢不成旦應曰此瞽睡漢云耳明年蒙正作狀元寄言
瞽睡漢已作狀元矣旦曰輸君一籌次舉果作狀元嘗
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畧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
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脩漢春秋
硯晚尤贖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既死子

孫貧甚寓樞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為言于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劉彛字執中福州人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宋熙寧中累官直史館知桂州交趾陷欽連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又除名為民編隸襄州

米芾字元章本吳人寓居襄陽為文務奇險天秀善書畫好古鐘鼎器皿法書哲宗時補書學博士遇無為州巨石輒秉笏下拜為觀察使所劾出知淮陽軍子友仁字元暉宣和中通判太平州大名少尹皆有聲紹興中召見擢尚書郎提舉浙西茶鹽仕終戶部侍郎亦工書

法人以大小米帖別之高宗極愛其字分為十卷刻于

石此據一統志作僑寓或寓居于吳

金宋道本潞州人祖元占仕金為兵部員外郎道善記能文避居襄陽元初趙璧經畧河南聞其名禮聘之其後大兵守襄陽壁行元帥府事道皆從焉軍中多所咨訪

元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選為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

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
罷其役駟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
流之除太平路總管復召爲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
復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
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

國朝孔文英字世傑西化人進士令廬陵擢監察御史
巡視京畿折黃岩大獄丁艱驛召至京陞湖廣按察使
尋陞大理卿督守紫荆等處遷刑部左侍郎既卒上
深悼之遣官祭葬墓在峴首薛文清銘曰君惟其魁孔
麟世輝所持不田所職不隳所積既微所成惟不人皆
稱爲非諛墓者子宗替黃訓道寅蜀府審理宏奉新知
縣以公墓在襄因占籍家焉

何正字廷直襄陽府知府源之子由舉人歷涿州知州
以源卒葬于襄因占籍焉弟溥字濟民亦舉人世系頗
盛簪纓不絕詳見源傳云

儲玉字德溫廣西馬平人由鄉舉歷官襄府左長史因
占籍家焉未授簪輒與鷗盟會或辭之玉曰吾兼吏隱
耳子良材進士

曹譽山西陽曲人由鄉舉任襄府奉祀正因家焉譽探

履清素謙直自持賓友留連畧無倦色孫琛周府教授
璘監察御史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用冠第進士歷戶部主
事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令酬倡講
評遂成風致乙丑應詔陳言二病二害六漸末言皇親
橫則外戚驕恣爲掩義之害張侯辯懇以奏中指斥張
氏爲訕母后竟奪俸三月正德改元八閩道上燕遊閣
部臺諫協請誅之實夢陽贊之上不聽闈遂竄斥諸
臣貶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瑾誅起爲江西提
學副使 勅許舉聞重事夢陽振學蒞事大有更白臺
使及同官者不便竟落職間住卜居襄陽凡四年忽漢
水溢惧有後艱仍返大梁所著有漢濱賦

胡廷祿字元學雲南廣南衛人進士歷河南按察副使
嘗考天下清官第一 世廟大狩經河南有宮人車後
適有 旨呼之押車內堅託言汝南道誤人夫乃爾
上怒下詔獄放歸經襄陽買妾置田宅爲卜居計五年
後歸鄉深居謝客即部使藩臬罕得見其面云

宜城縣

周蘇秦戰國時并相六國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
曰曾不少留秦對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

得見如鬼三難得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王曰聞命矣

春秋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身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諸侯未嘗屈辱按史齊王使髡獻鵠于楚襄王至宜城
放其鵠乃捫空籠往見于王曰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俄飛去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
而代之是欺王也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乃厚賜而歸
後人名其放鵠之地爲善譚驛驛西北有髡墓舊志以
髡嘗仕楚卒于宜城

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憲與
語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
嘗不王容陳蕃周舉皆相謂曰時月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心復萌太守黃蠡在郡禮進賢達卒不能屈蠡郭林
宗遊汝南進往從憲屢日方還語人曰叔度之器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汪汪若干頃陂不可量也舉辟不就後
以訪王逸卒于宜城因葬焉墓在縣西二十里

杜根字伯堅本定陵人性方實好絞直末初元年舉孝
廉爲郎中時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
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等令盛以
簾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

不加以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根方徵詣公車拜侍御史或問根曰徃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歷濟陰太守卒或曰卽杜康

秦頡襄陽人仕漢爲江夏都尉轉南陽太守行至宣城嘆曰茲地可卜佳城後卒于官輜車過此不行遂塋之卒如其言甚無效

丁蘭河內人又云潁州人少喪父母不得奉乃刻木爲人髮髯親形事之若生有事必告得其可否而後行一日鄰人妻叔從蘭妻有借妻以告親不肯叔以杖叩其首蘭遂大怒殺叔有司嘉其孝弗問

甄濟定州無極人天寶十年召爲左拾遺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玄宗授范陽掌書記值米瑱碎爲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卽宜城楚昭王廟墮地廣濟立墅其左瑱死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魏少游表爲著作卽兼侍御史卒子逢少孤力學不謁州縣好施予以義聞嘗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表滋節度

山南東道表濟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秘書少監又按逢與袁稹善稹移書于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辯所從于居易之時堅直操于利仁之世而猶巽懦者之所不爲蓋拂入之心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顯而廢忠不以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書曰逢能脩身事于方州又臣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觀此二書或稱濟布衣一男子或稱逢追爵其父則濟在時周末嘗仕也而傳中言其授范陽掌書記拜禮部員外郎又表爲著作郎兼待御史其故何歟臣當時授之拜之表之而濟未嘗爲之耶

南漳縣

梁劉虬字靈預其先南陽人徙居江陵虬少抗節好學宋大始中爲當陽令罷歸隱于武當山斷穀餌木橡章王爲荊州牧辟不就水明中廬陵王表虬及宗測宗尚

之便易劉昭五人徵復不就科答曰三時營灌四時計
病暢餘音于山澤託暮情于魚鳥謹收樵牧之嫌敬加
軾鼉之義乃卜居于南漳建武二年徵國子博士不就
劉昭者與科同宗胤有子之遴之亨

國朝劉宗廣西蒼梧人任河南府學教授秩滿以南漳
山川佳秀因占籍焉子曰乾果登進士官至通政司參
議

棗陽縣

唐賀知章天寶中並命供奉翰林知于天子而忌于親暱
乞還間雲夢江漢多采遊覽比歷襄陽遊白水登石激

觀清冷泉慷慨悲歌擊節光武於是賦朝涉惜彼三年
宋孟琳絳州人從岳飛至棗陽因家焉子宗政孫珙有
傳見獻徵

國朝汪則清玉山人由舉人署棗陽教諭在任一十八
年教授生徒留心學政陞任間門人保留之因占籍焉
子景陽亦訓導

穀城縣

唐錢徽兵興人父起天寶中進士官至考功郎中徽第
進上寓居穀城觀察使樊澤表署掌書記累遷翰林學
士承旨後以吏部尚書致仕

光化縣

宋李仲芳字秀之貝州清河人知光化軍官至屯田員外即以疾退居光化卒詳見宦蹟

元吳朝陽學博思廣嘗寓居光化未詳始末至元間嘗撰龍潭禱雨記及陽燧賦

國朝邊寔江西人成化間任光化教諭有文學不愧其職在任九年遂占籍焉今子孫尚存

王紹廣西人宣德間以貢任光化訓導持已作人克稱師模後因家焉今子孫尚存

均州

宋韓維河南開封人累官資政殿學士元祐時拜開下侍郎有忌之者讒之出知鄧州以太子少師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均州安置

王繼恩真宗初內侍以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事泄爲右監門外將軍均州安置

范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爲京東博渾使與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改知鄧州歷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謫居均州黨禁解復徵猷閣侍制卒純粹沉毅有幹畧論事剴切

邢恕程頤門人自起居舍人仕至御史中丞執政忌之

襄陽府志
卷之三十九
以罪安置均州

國朝陳祚廣東人永樂中任監察御史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宣德中廷臣表

論曰吾志僑寓未嘗不三復槩于懷也僑者不安也寓者旅也夫以一時僑然不安之旅寓而人爭欣艷之惟恐其不爲吾有者豈不以其人之重哉向使其前不足爲吾輕後不足爲吾軒則卑曠之婦恒人羞得以爲妻比周之士庸若羞得以爲臣誠行之徒中士羞得以爲友負俗之子鄉閭羞得以爲隣尚何爭先睹之爲快而榮華其名迹以爲此邦之重乎故君子不可不求其在

我者在我重則于此乎于彼乎

無乎不可也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

方伎

叙曰方伎者一方之伎也自司馬氏序九流劉歆序七
畧而方伎著稱於時但雖有所明時有所用而不合不
公不該不徧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而不能相通正花
生所謂各一焉以爲好者也故夫子謂其致遠恐泥君
子不爲然陰陽以授人時醫以濟天札卜以示趨避農
圃以資饗殮皆四民日用之不可缺者苟有精於其術
而足以濟世樹聲則雖通方之士庸可以其一方也而
小之乎此司馬季主之倫太史公亦不忍遂廢而不書

襄陽府志
也志方伎

襄陽府

襄陽縣

漢華陀字元化沛國離人也洞曉醫方兼善養生之術年百餘歲而貌有壯容鬪羽鎮襄陽與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鏃入骨陀爲之刮骨去毒後爲曹操所殺

漢杜襲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卽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葬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衣欲庭觀之暉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

晉郭璞字景純聞喜人也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洞五行天文堪輿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王敦起爲記室叅軍歷臨沮長襄陽城皆璞所規畫敦將起兵使璞筮璞不許敦怒斬之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晉爲太醫令晉亂僑寓襄陽性度沉靖潛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化之書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辯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藥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

理與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
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
其自叙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辯弦緊浮沉展轉相類
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未幸以緩爲遲
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審藥爲
用性命所繫和藹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
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
下焦之間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術奧而不售
遂令未學昧于原本互滋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痼成膏
肱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
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
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誠爲篤志研窮究其微蘊則可
以比踪古賢代無天橫矣夫自王氏脉出而海內學醫
之士咸知所宗論者以爲經絡之龜鏡以療之梯航厲
仁術而利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
卷纂次張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墓在峴山

下

陸法和隱百里洲人莫測入高要紫石山無故去蠻賊
果亂人以爲前知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令弟子掘
得龜放之山中八疊山人多惡疾藥之瘥毒虫猛獸授

禁戒不爲人害江湖結表放生漁者果亡所得少得即風雷嘗爲人置宅墓求福戒曰勿繫馬于確入蓮之居憶戒及馬已斃其術詭奇中如此後在江夏慮梁室衰嘗聚兵欲襲襄陽元帝止之法和謂帝疑已乃還洲埋其城門白衣坐葦席及聞元帝敗着凶服哭之忽無疾禮佛坐繩床終殮入棺尋開視不見

齊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椽求通謁先啓于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常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勺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椽于拌心以油注椽滿而不浸溢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關元天寶供御椽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之家

周賢者居虢州涿山不詳其所自與相國裴炎之弟司尹相善謂司尹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歿家破宗族皆誅即今事猶未萌尚可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在弘農山中爲章燕可以移禍爲福矣司尹於是急還都謁兄炎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滋怒不應司尹知兄志不可奪惆悵

辭歸弘農歲餘天皇崩太后漸親朝政已嘗大臣爰恐
構隙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言餽
其黃金令求賢者時賢者已移隱襄陽山中乃求得之
告以兄言賢者曰往歲禍害果成故可壇場致請今不
能矣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于左足下
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久不
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黃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
可以得免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
仍藏金于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然急去官司司戶即
去官移家襄陽月餘而遭風疾數月而裴令下獄極刑
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陽有司奏請誅之天
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朝夕何須問此一房將宜免死由
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犬齧其首曳馬及明守者
求得之因以髮繫其元於左足下竟如初言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淪隣居
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即可爲儀表劉宋時有嵇元蔡
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
竟陵王子良乃引爲法曹行叅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
嘆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
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惲彈爲雅弄子良曰

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踪古烈梁武帝至建業憚候謁石頭以爲
征東府司馬天監元年除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
律憚立性貞素蚤有令名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
雲飛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揚高樹秋
翠華承漢遠彫營逐風游深見賞美歷廣州刺史秘書
監右符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淨人吏懷之於郡感
疾自陳解任又老于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憚嘗
以今聲轉古法乃著清調論具百條理齊竟陵王嘗宿
晏明旦將朝見憚悒壺最不絕進見遂晚齊武帝暹之
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玳瑁王膳
博射嫌其皮潤乃摘梅帖鳥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
駭梁武帝奕棋使憚定棋譜第其優劣爲棋品三卷
憚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
惲可爲具美分其才藝及了十人憚著十杖龜經性
精術盡其精妙

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補校書郎自蔡河接發爲太常
博士出知常州復人爲書畫學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
外郎以言強知淮陽軍帝人物蕭散被服効唐人所與
游皆一時名士嘗曰伯時病右手被余始作畫以李常

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頽高古不使一筆入吳
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為瞠目面又骨木自是天性非
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又嘗與伯時論分布次第作
子敬書練裙圖復作支許王謝于山水間縱步自掛齋
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為之多以
煙雲掩映樹木不取工細有求者只作橫掛三尺標出
乃不為倚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
關同李成俗氣然公字扎流傳四方獨于丹青誠為罕
見予止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
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
于一紙之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以為繁則近簡以為
簡則不踈太高太奇實曠代之奇作也乃知好名之士
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

韓若拙洛人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
而毛羽有數政宣間兩京推以為絕筆又能傳神宣和
末應募使高麗寫國王真會用兵不果行年八十死襄
陽

米友仁元章子也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為博
士便殿賜對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各
二軸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迨逸不事繩墨其

所作山水點滴湮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風氣肖
廼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
敷文閣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
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享年
八十神明如少壯時無疾而逝

和成忠京西人

襄陽宋京西道

宣和待詔不記名成忠其官也

畫學李成筆墨溫潤病在煙雲太多爾

宜城縣

公輸般爲楚王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詰楚
見公輸般面問之曰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也墨子見王極言宋不
可攻狀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于是
見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非之公輸般
之攻城械盡而墨子守之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
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不言王問
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欲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
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之術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襄陽縣

張伯祖志性沉簡篤好方術診處精審療皆十全爲當

時所重同郡張仲景異而師之因有大譽

張機字仲景南陽棘陽人也學醫術于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于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顓客游洛陽顓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復見仲景乃伴曰臣宿病已飲之矣仲景曰氣色平復無恙矣仲宣曰臣聞君有秘方能使人長生臣願得之仲景曰臣聞古語曰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年日暮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皆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雜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採賸酌玄功伴造化華陀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玉函要畧方二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并療婦人寔爲千古醫方之祖洎漢魏以迄于今海內學者家肄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于六經然論者推爲醫中亞聖而荒畔後漢書乃不爲仲景立傳是故

君子有遺憾焉

南漳穀城俱無

光化縣

范純國朝末樂時任中軍都督府經歷能識四夷音字
恩賜象床遂用之言官論其褻慢罰戍邊衛後復有表
表群臣不識取純識之復其官遷死馬寺卿

均州

宋孫寂然名元政字嗣業山清真觀得土清五雷諸
法之妙遍禮福庭時汴湖龍去江漢羅金兵之厄武當
設字爲之一空紹興辛酉首登武當觀復五龍開關基
給以符水禳禱爲民除疾衆皆歸之數年之間殿宇悉
備高崇召赴闕以符水稱旨勅度道士十人

鄧真官名安道孫寂然之弟子蓋得上清五雷諸法之
妙駕風鞭霆應谷如響遠邇疾患皆奔趣之勅住五龍
始作正殿頑石壁立鑿作甚苦默施神用一夕雷雨爲
破其石嘉泰中預告徒衆掩扉而逝

元汪真常名思真號寂然子丞相伯彥之後嗣全直教
法入武當山領徒衆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
道興建殿宇改觀四方師禮之度徒衆百餘人吉凶預
知無疾而斃入夢其步雲雲北去

葉雲萊名希真處州人葉法善之裔得清微道法之妙入武當至元乙酉應召赴闕禱雨治疾皆稱旨

劉道明號洞陽荆門人與葉雲萊同師雷困黃真人授以清微上道居五龍宮搜索群籍詢諸耆舊纂爲一書曰武當集

張道實長沙人至元間入武當謁雷困黃真人得先天之道潛行利濟門下嗣法二百餘人終于自然庵

張守清宜都人幼習儒業長更爲吏聞武當魯洞雲名授禮出家脩鍊金丹奉詔祈禱雨雪立有顯應

黃明佑潭州人禮武當張真人嗣清微法凡有祈禱無不感應

鄧青陽生于元季入武當學黃老文始文庚在列周易龍虎大丹諸書深得其奧凡所吐詞寄興皆有激發武林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有觀物吟警世文後去不知所終

國朝彭祖蜀人少業儒詞翰俱美天文地理陰陽度數卜筮醫術無不研究洪武初栖武當

雷普明本州人遊龍虎山得祈雨法太監陳喜奉勅送玄帝像于玉虛舟至亂石灘淺閣不行普明書符投之潭是夜大雨水漲御馬監馬大疫撤普明治之遂息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一
論曰方伎之爲小道尚矣然觀襄陽如華陀洞曉醫方
蕙善養性之術郭璞雅尚經術洞五行堪輿卜筮之藝
張仲景之理傷寒王叔和之著脉訣至今業醫者猶宗
之以爲不可易之書則是豈可以方伎目之哉夫公輸
般之雲梯陸法和周賢之前知柳惲之琴棋曹王臯之
巧思大小米韓若拙之書畫孫寂然等之符水皆以其
精能之極出神入天故其道雖小要不可以小道目之
也爲其事必造其極治其業必入於神豈非多材多藝
之一而足以成名哉語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彼視以
爲不足爲而日恢恢以從事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卒亦
無所成名於天下後世是事之歸而後亦無益乎哉
矣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一

仙釋

叙曰。莊子有言。用志不分。乃疑於神。韓子亦言。夫外慕
 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域者也。仙釋二家。雖與吾
 聖人之道。若為殊塗。然一則以攝精氣神為父視之道。
 一則以盡戒定慧為出世之法。皆非苟而為者。要之子
 思。所謂智者。過之者也。吾觀其為功也。仙子坐關。釋子
 面壁。真不分其志。不徙其業。乃能有所得。以成其所謂
 二家。而世之號為儒者。於吾聖人之道。鹵莽焉。滅裂焉。
 鴻鵠以分其志。雞犬以放其心。而反嗤二氏曰。異端異

端揆其所至。其不爲見嗤於二家者幾希矣。此吾之所
以重有感也。志仙釋

仙籍

江妃二女鄭交甫嘗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
明珠大如雞卵甫見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
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侮焉
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
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今附漢
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舉之知吾不爲遜也願請子佩
二女曰橘是柚也盛之以筥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
其旁捲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
而去行數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學道號
孟盛子受法于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璫之書石精金
光之符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後白日上升落帽于武
當山之山迄吟呼曰落帽峯

馬明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捕賊爲賊所傷
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明生無報之遂棄
職隨仙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又隨
之爲負笈周游天下勤苦歷年乃受太陽神丹經三卷

歸入武當山合藥服之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恒
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
舍僕從車馬並與俗人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
年入多識之恠其不老後乃升天白日仙去

葉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少好道術棄官不仕後居武
當寢息無度或因積石倚大木雖歷四時衣服不變居
常散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烟人莫之近

陰長生本陰縣人徙新野即光武皇后之族生長富貴
不好榮利專務道術聞馬明生隱太和得度世之道乃
訪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役明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
日交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
長生不懈同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思歸去惟長生
執禮彌謹明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授以天清神丹
經後于平都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
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進余爲
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

劉永常字道通歷陽人少英毅仕羅邑宰博覽群書有
遊世脫塵之志晉太康中表辭官詔許之遂西入武當
至襄陽見一道士語之曰吾師孟盛子諭我曰若有西
上欲見我者可與俱來得非君子與偕至山忽覩先生

坐于石上授以鍊神冲虛之道于是結茅于石室不數
年得冲穀之妙能飛行絕壁自號曰謝羅山蓋謝宰羅
之官也後仙去莫知所之

鄭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嘗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
俱呼爲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
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少家僅三四與僧登
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其志
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熟火將宿遣僕者求紙兼取筆似
欲爲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
之聲候中氣絕有光如雞子透頂而出連吹薪照之
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
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言
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也
劉白雲者不知何許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
亦不知有陰功脩行之事忽在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
樂子長寓海陵曰子有仙籙仙骨而流浪塵中何也因
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欲致謝于
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一一指摘
次第教之後白雲寓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
人扞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于

頓疑其妖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侍衛漸高
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即散乃取
尸穢焚于其下果而兵衛散去白雲乘馬與從者四十
餘人走于漢水之上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鍾
陵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云將往湖南即于
洪州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肯辰發靈川午時已在
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遜果
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於縣西之羅山蒼其爲
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見元仙曰昨日
聞帝命當與汝別俄頃覺身氣數丈而去

田叢衣不知其名隱武當隱仙巖石室冬夏止一簑鞋
人以叢稱之隆冬則真氣如蒸盛夏則溫涼如玉人有
疾厄叩之者摘衣草吹悉與之服者即愈鍊大丹端平
間失所在今丹室爐竈存焉

謝天地不知其姓名絕粒不食步履如飛居南巖更衣
臺下石室中石壁萬仞下臨深澗雖猿鶴莫能往來公
飛行自若人有啓問但應之曰謝天地餘無他語人以
是名之後仙去不知所在

曹觀妙名侍德峴山人也初入道居武當嗣五龍之派
天性穎悟舉止非凡自作一家書體飄逸有神仙之態

四方多微之道法陰陽靡不博究後移領三茅崇禧之任及歸一夕夢山神語曰三茅真君米曰降此君宜遠逝旦即領衆迎于會仙峯父之無一人至者日將暮真君化爲田夫荷簞而至衆莫之識令挈物而歸抵觀拜于堂下尋欲勞之不得但聞異香襲人覆滿庭戶悔無及矣後誠徒衆曰此間仙凡混居之地自今已徃世世不受道俗禮拜今武當道士不受俗拜始此尋立聚聖之殿以奉之嘗謂門弟曰吾因受三茅真君禮不免金解端平三年果摧兵難白骨凝膚畧無腥血刃者致拜釋劔而去

趙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圖讖緯無不精徵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吉凶安危未常不驗腰佩漆竹筒十數鄉里多懼水難得此筒者免厄又大疫時或得藥少許余門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有恠鳥上屋公度畫一符着鳥所馮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喪而貧無以爲葬公度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于爐火中銷鉛以藥投鉛攪之乃成好銀以與之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夜

縛公度于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數百斤以藥方寸七投之成金還之後隱太和山仙去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初生而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自是始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習經史一覽無遺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太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膏汨沒出入生死輪迴問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鏞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尋蓬

彩雲之出爭先覩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交由是謝絕入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表謝即時趨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詩又作鈞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

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于西
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
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先生嘗閉門卧累月不起
周世宗顯得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闕其無人惟獸跡為
聲叩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
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州
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固問黃白事
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夫何留意於小
道邪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
遣還召州縣長吏常存問之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

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
召不至太平興國初始赴召將至關上言求一靜室休
息乃賜觀於建龍觀肩戶熟練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
草履垂絲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又時上方
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練
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四年復來始云
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
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
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
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六日日冲天亦何益于亡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欲拜諫議大夫回辭乞歸山
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鏡石太華斯谷猶爲勝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

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燃燈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張士遜本州人物居光化少孤貧讀書于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公不欲太宗雍熙中登第位至宰相後竟隱武當山仙去

蔡女仙襄陽人相傳女幼善刺繡忽老父詣門請繡鳳眼畢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示安眠工畢人見雲中老父女仙各乘一鳳去已而其家失女所在

王禹襄陽人初寄自醫卜中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得仙術自號王風子人不見其飲食嘗行江干人見水中有二鼎影恠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須臾見十影衆皆驚異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不知所之所著有修真書

房長鬚不知其名宋南渡後隱居武當日以栽杉爲事今五龍宮後之皆房手栽培植灌溉不遑畧刻一日忽遇玄帝化形爲道者問以栽杉之因慰諭之曰子神清矣惜也無鬚以手領之經宿覺有物如絲縈乎胸臆視之鬚已長尺餘矣甲午三月一日清旦雲中隱隱見跨鶴之形視故居惟杖屨在焉

唐風仙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其貌古恠鶴體松杖上常掛葫蘆數十往來均房之間壬子復均州郡守程進令開闢武當預道人吉凶多奇中常叱辱人被叱者卽蒙福慶人以風仙稱之或立積雪或卧道路常有虎豹守衛特貴禮敬之開慶己未不知所在

元汪真常名思真號寂然子真常家世徽人宋丞相汪彥伯之後生於安慶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領徒衆六人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導興建殿宇收觀爲宮四方師禮之度徒衆百餘人任本宮提

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斃人常夢其步紫雲北去
魯洞雲名大有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也家世宦族幼
入武當學道遍歷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開復武當
住紫霄南巖年八十餘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民
疾度徒衆百餘人解化之日面若童子

張守清名洞因號月峽叟宜都人幼習儒業長更爲吏
年三十一聞武當魯洞雲名投禮出家修煉金丹盡得
雲萊洞陽雲巖三師之道創建南巖天一真慶宮奉詔
祈禱雨雪立有顯應人皆神之宣授體玄妙應太和真
人管領教門公事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脩上竅棄
形琬去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真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
懇懇弗怠真人昇舉之後潛藏于壘字峯屏絕人事洪
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名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
授玄秘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携冠履瘞于五華
仙塋

曹古松義興人生于元季自幼入句曲山禮三茅君出
家元復萬寧宮道士質朴恬淡懶與人接手不釋卷理
性明白後入武當莫石茹芝韶光匿景黃庭太洞一以
貫之後還句曲復入抗之開元一日對玉眉叟真人作

頌辭謝端坐而逝數日蔣君者忽見古松如生拜辭而去

鄧青陽南巖道士生于元季早歲入武當從高士學黃老文始文庚在列周易參同龍虎大丹諸書精思熟練深得其奧凡所寓興吐詞發語皆有激發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譽世文後不知所終元無爲子姓張氏名悌字信甫象山人不別業在鄆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如鷓鴣夷子皮然好多買客看觴左右具指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門戶微罪出自吏無爲子預以身代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早從方

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南遊武當山止紫霄宮師事張真人得聞道妙危坐一榻脇不坐席者三年忽晨起別衆衆方恠之則既化矣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實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飭邊幅人以爲張邈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嘻戲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太和山脩煉結菴玉虛宮晝前古

木五株師棲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
常入天柱峯遍歷諸山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于
時于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擁創焉命立玄
清居五龍廬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
展旗峯北郵十地結草菴奉玄帝香火日經真言千黃
土城上地立草菴名會仙館謂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
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
方而去常往來于長安土河庵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
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生三丰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
後果貴顯二十四年 太祖皇帝遣高道訪于四方弗

至 成祖御極命禮科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致青
遍詣名山訪求未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
者尤審其童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常出遊必荷
予偕往但令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
聞之不樂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爲別三丰揖衆使
坐旋下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歸
三羊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爲我還之至
問王宅市豆腐時正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
四十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榻藥碾存
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蒲團獨

坐一旦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德禎出家洪武初來遊武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薦于朝授監察御史賜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封三代每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謔以雨暘之事玄清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于口閑則凝神坐忘

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之辰至期端坐而逝盧秋雲光化人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真之理隱南巖紫霄之巔永樂八年冬無疾而逝

黎一泉均州人自幼出家于紫霄宮元末遊江右諸名山大嶽訪道尋師杖履瓢笠放浪形骸之外再謁毛公壇張公洞得林屋洞天王無為授以太極上道清微底奧仍歸紫霄巖年八十餘翛然脫去

李德困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道德南華三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禮高士魯仁智為師授以清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體用之源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天柱峯見師有脩煉之功益嘉之賜住荊州府長春觀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矣以頌示之八十餘年光陰不染

東陽郡志 卷之四十一

不着毫分大笑呵呵歸去一輪明月當天王聞之嗟悼
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沒拂袖三山金宮銀闕嘆
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莖于元和觀之東

蒲善淵關西人從丘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欽

除均州道正未樂年間奉使四方歷遍名山大川諮訪

賢達一日於章貢玄妙觀無疾而化莖于黑虎澗之上

孫碧雲關西人幼年穎悟願欲學仙遂入西嶽華山尋

錢刀之踪追希夷之迹巖棲屋樹服氣養神採黃老經

書周易參同與夫儒釋諸子史書罔不熟誦洪武二十

七年太祖皇帝徵至京師賜衲衣齋供館于朝天宮

明年賜還華山未樂十年太祖文皇帝詔至闕下賜

御詩一章號虛玄子勅授道錄司右正一又勅授南嚴

宮住持未樂十五年謂門人曰教門已興吾將往矣翌

日沐浴更衣焚香遙空禮謝端坐而逝

簡中陽字致和武昌人自幼不喜榮達放浪湖海得異

人授以中黃上道清微秘法洪武辛未來武當居紫霄

之巔辟穀坐忘葆和養氣江右學人聞風而至師見其

有道才法器者必納之于是道價愈增名籍方外後隱

于福地峯之上杜門守靜凝神大漠一夕告門徒曰方

今山門盛舉實千載一時之遇也吾可謝世矣語畢端

坐化

坐而去印劔藏于紫霄極宮之西龍

任自垣幼穎悟讀書便知句讀曉大義出家三茅山元符萬寧宮道士遂知名永樂九年授道錄司右玄義永樂十一年選授太和山玉虛宮提點宣德三年陞太常寺寺丞提調本山所著輯有太和山誌行于世宣德五年以壽終還葬句容

麤子李不知何許人隱于武當山不火食日惟食麥麤數合故名見人輒長揖云大造化人叩之亦不答但云大造化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 朝廷使使辟之不

就一已遍辭山中致八端坐而逝人以爲尸解云同時

有天瓢李虎皮張

范小仙廣西人居武當蠟燭殿一小洞中專脩清靜無爲之道與不二頭陀齊名上大夫登嶽者必尋訪之

樂道人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藉世資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于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

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
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
陀矣其在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楚子李傳其煉氣之
法晝夜趺坐岩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
問無恙不道人漫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
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
鬚倅怒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
自失進退于官人何與也了无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
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反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
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來爲汝必有所
所得也而乃尚須人養養耶遂掉頭去或以開范范尾
至光化呼之畧无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
目送慟哭而返贊曰漢書稱尚子平昏嫁既畢遂去遊
五岳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岳終不得遊耶柴道
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洒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脫脫埃
搯其所爲尤瑰恠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委迹
凡間終當逸去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二

禪宗

晉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憐嗟異年十二出家後爲受具足戒恣其遊學至鄴師事佛圖澄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既達襄陽廣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有鋒辯安至齒往謁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峇秦符堅素聞安名遣符平南攻襄陽獲安與鑿齒歸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堅欲平一江左顧謂安曰朕將整六師與公東遊吳越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

宜注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乃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于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濕禹遊而亡舜狩不返秦皇適而不歸若鑿輿必動可先幸洛陽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豎竟南侵師潰于八公山單騎而遯矣注諸經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現瑞相乃夢見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寄宿安乃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僧乃以手虛撥指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堯堯率妙勝之報是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壽齋畢而卒

著域天竺人神異莫測周流華戎惠帝時至襄陽將渡江舟人見其敞陋輕之不載比舟達北岸而域已先渡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顙虎即去

梁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嘗寓襄陽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締候書射其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武帝少時與詵善及起兵襄陽署爲平西府記室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晉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編後夜中忽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

香而去中天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
又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喝云上行先
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詵
所撰帝曆一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一卷晉
朝祿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于世

慧遠鴈門人姓賈氏生于石趙延熙甲午歲爲晉成帝
咸和九年師十二歲從舅氏令狐遊學許洛博通六經
尤通周易莊老之書二十一歲欲渡江與范宣子俱隱
值中原兵戈阻塞聞道安法師居襄陽遂與弟慧持俱
投之聽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
與弟投簪落髮常以大法爲己任安嘆曰徒道流中國
其在遠乎孝武大元九年至廬山與劉遺民等十八賢
同脩西方淨土結白蓮社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
年八十三逝

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
祖曰知識遠來大艱幸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
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
次語便打師拄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
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

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有顯宗記盛行於世百鄉信至報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天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貞善隱緇弟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

僧因持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其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野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客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道通禪師唐州今唐縣鎮紫玉山僧隨父守官泉南因

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
歸叙謂師曰夫紫玉石潤西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
之師不晚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
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
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
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
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
白雲飛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
此山有主也杵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
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
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
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
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
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士杵言下頓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
入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
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
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若休歷歷不

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弁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講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帶竹鹿離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無實心亦無虛有亦無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一日居士因賣鹿離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上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于王笑曰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

頤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麗居士即毘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于世

道常襄州關南僧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惑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往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普三即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曰有時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

谷隱禪師襄州僧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禪師曰鶴帶

鷓顏浮生不棄

善本襄州鷲嶺僧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翠叅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簡禪師襄州高亭僧也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頭

歸本襄州雲蓋雙泉院僧初謁雲峯禮拜次峯下禪林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明遠襄州僧初叅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掉火其僧於此有省

行靄襄州白馬山僧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洪進襄州清溪山僧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曲座入庫頭

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住後僧問衆有模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生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倚渙然省悟

通禪師襄州鷲嶺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下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米

善美襄州鷲嶺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何如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法端襄州延慶山僧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段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師滅後謚紹貞禪師

王敬初襄州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跛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王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

公曰獅子較人韓獪逐克米聞此語即省前緣遽出即
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稱試道看米曰請
常侍舉公乃監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
也問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
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較著汝

鄧城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
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
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
主自後眉鬚落性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
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盞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不

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語士
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上堂阿你渾
象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譽得更說甚處
與不薦吾性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
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極可是
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木不喜聞阿你自看
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
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趣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
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來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
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

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儿夫是阿你須是看取莫一育
引衆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环
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
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見
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罔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
無對

蘊聰禪師襄陽石門僧也得法于守山省念禪師初參
守山領悟有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日喜相
逢要且不相識山肯之後出世住石門一日州將以私
笞辱既歸衆僧迎于道首座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師
以手指地曰平地起骨堆隨手涌出一骨堆太守聞之
令人削去復涌如初至今尚存

從禮襄陽人居台州平田精舍慎重莊嘿喜怒不形于
色平居必虔誠持戒梁乾化年中夏旱知事僧以園蔬
枯粹請禮祈禱遂誦金光明經未畢已而大雨即至三
日而止四境霑足時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府建金光
明懺法道場所得施利隨散寒暑堆一衲日惟一食常
坐不卧世壽七十九無疾端坐念佛而逝火化收舍利
無筭

五代

獻蘊襄州石門僧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于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林曰去無你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後遊夾山復因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僧問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曰曰如何即是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入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麼遭焚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宋處直禪師襄州鹿門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盥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

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辯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會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

卒難見瞥然撞着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
繫絆萬兩黃金終不見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

中現

延禪師襄州萬銅山廣德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無刀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
差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
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
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
此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

師曰盡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盡戟門開見墜仙
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志行譚禪師襄州鹿門寺僧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
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
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
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
年生

宗脩號慈覺襄陽人也父早亡母陳氏鞠養于陳氏少
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二十九歲禮真州長蘆秀
禪師出家參通玄理明悟如來正法眼藏元祐中住長

蓋寺迎母子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持念
阿彌陀佛母臨終果念佛吉祥而逝師自謂報親之心
盡矣乃製勸孝文常江集坐禪箴仍遵廬山之規建蓮
花勝會普勸僧俗同脩念佛導以觀想其次預會日念
阿彌陀佛自百聲至千聲千聲至萬聲面向發願期生
淨土師一夢一火烏中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揖謂
師曰欲入蓮花會普書一名師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
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告上一名師云令兄
何名答曰普賢師覺謂諸耆宿曰華嚴離世間品有普
賢華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四方感二大

士爲會首于是遠近皆嚮化焉

義禪師襄州廣德僧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
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觀者稀師曰
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闌黎作麼生
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
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
水鷺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
大路觸着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
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闌市走馬不觸一

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
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
煮佛喋

周禪師襄州廣德寺僧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
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昆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
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屢處故園春問命盡
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
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沒聾人
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
響泠冷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脩禪定佛記此

人成佛無差此理如何師曰並又盡炭又無曰並盡炭
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唐
德僧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
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慧徹襄州石門僧僧問金鳥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
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
主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

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看破爛衫
開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
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
師曰穠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
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
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
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問萬仞峯頭
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
叅堂去師後令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
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檢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不得這

語不將他作叅學人

歸慧廣襄州延慶院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
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
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貞禪師襄州含珠山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
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
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知儼宗教禪師襄州谷隱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二
日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師照不着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日照着後如何師曰出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宗坦黎城人自幼年于本州延祥院出家禮僧道恭爲師年十六落髮授具少通義學爲時所稱自爾講林德譽垂五十年以圓頓作門庭先講圓覺等經後集圓覺十六觀等疏晚年駐錫襄陽講淨土觀經兼勸人念佛求生安養是時聽者如雲皆秉淨業後又于唐州青臺觀誓求安養念佛觀想以爲常任三業四儀未嘗暫忘

宋政和四年四月念七日忽于夢中見阿彌陀佛告曰汝說法只有六日在後當淨土也次日不豫講唱不輟至五月初四日丑時鳴鐘集衆告曰淨土勝緣唯憑時刻幸望大眾念佛助往作偈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离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訖坐滅滿空雷鳴白雲覆地從西而來三日方歇

法顯禪師襄州普寧院僧僧問襄初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紹遠禪師襄州石門僧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

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轉天地朔陽炎處春他日門又
 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盡虧曰田中事作麼生
 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者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師
 問師曰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
 林前問先師已歸馬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
 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九間霧請
 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
 是西米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
 峯對風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翻知河天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音越千山不露身

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踏斯鼻嗅天問亡僧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僧
 炙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沉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
 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
 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袈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大陽春問如何是道師
 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
 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烟
 問如何是示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欄古路木馬驟高樓
一頭端襄州一頭德山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着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着衣喫飯問如何是廣
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契崇襄州谷隱禪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看
人皮裘胡人着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
痴人歌

歸喜襄州白馬僧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師
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禪法大意師曰善大帶脚問如
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子籠問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當如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獅子曰意旨如何師曰
杜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趨不上沒量天枯
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
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
也摸不着問如何是闌紮之門師曰莫開莫開

元易禪師襄州石門僧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差
此是蓮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祇如見聞覺知未嘗有
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

爲之心空邪錯其是忘機息慮善法俱捐銷所以入
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得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
麼良久曰若寔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
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禪
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
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
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
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杉鳳歸時天欲曉碧霄外
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寒池

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
空王殿中聖九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環委
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
磨特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
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
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于學射山

法燈襄州鹿門僧依大慈寶範爲弟子俾聽華嚴得其
要去謁芙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
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修
容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

何師曰掘地

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

爛不可扶持

宗慧襄州洞山僧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家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拈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

問便禮拜

清誨襄州奉國僧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石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與順襄州興化院僧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奉觥襄州興化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宗本襄州延慶僧也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
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彬禪師襄州含珠山僧也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
問如何是和尙關捩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
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辯禪師襄州白馬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
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子榮襄州延慶寺僧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
箇童兒弄花毬曰怎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

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依法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
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
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
陀

德淳姓賈氏襄陽人幼不喜葷辛依大安寺出家祝髮
受具足戒禮道凝上人爲師又至大陽訪道楷禪師後
住大洪命師立僧學識威儀爲衆標表晚居唐州天乘
山之西庵政和五年太守向公再請師住洪山嘗壽禪
院七年丁酉春示微疾書偈云來亦無言去亦無說無
後無前一輪明月端坐而逝

末起禪師襄陽人也住持滁州琅邪僧問庵內人爲甚
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
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山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
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
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
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呵呵呵呵呵呵還
會麼曰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
箇是本來法還定當麼卓一下

國朝清泰宛平人宣德中携其徒文海文珠白金臺至
南漳精悟禪學通往知來凡言禍福無不奇中見邑南

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
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主
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寸號入柳示雙趺曰將何洪
養師曰合掌當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
僧不着鞋

乾廣禪師襄州鳳凰山乾明僧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
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
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
不是佛叅

審哲襄州含珠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

釘纜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耶師曰門前神
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了渡恩愛菟隨
流問僧有亦不是無芥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
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畢竟
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耶
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
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甚麼不道師曰負箇領話
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
箇甚麼曰和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
甚麼曰待漢水通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甚麼不

寶山幽勝結廬以居人重其行競以財助之寧成鉅利
為南漳第一禪林臨終自火其身觀者如堵

大雲襄陽人初為北京吉祥寺僧大極之弟性敏重悉
通內外經典戒行清潔嘉靖中歸住廣德寺適有二僧
相開雲作齋為之釋憤因謂曰昔吾兄大極在京中一
日試合掌自誦曰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
即坐化我今為汝解紛亦當學吾兄自便耳因跌坐合
掌誦前二句言訖而終

不二姓徐氏父母並出家隱于五臺山之奇絕處不二
尋得之父母不悅令別住名山乃至武當得虎巖巖故

虎穴骸骨累聚不二闢而庵之植竹數竿後岡鑿二蓮池日脩禪觀不下山二十餘年虎不敢近人異之施米糧則受至銀物則笑曰吾無用此也開府直指守廵郡邑諸長吏及京朝士大夫登山者輒過訪之宗風大振嚴逢頭襄陽人蚤歲爲頭陀日誦彌陀佛號數萬聲嘗募緣甃衢鑿井施茗及齋粥凡可以澤物者靡不爲之然性高潔淡然無所好東陽王虎洲嘗賜一銀鍤戴一宿而返之鎮守純德山李太監捨銀七百兩不受曰吾孤雲野鶴奚用此爲字不得辭乃轉送太和山柳大監

僧清浪年并是玄會其不慕如此

道高樊戒李氏子由南京棲霞寺祝髮博覽經教兼脩妙觀日誦佛號不輟年甫十八道行孤高忽一日謂其師婚菴曰古佛來迎吾其西矣即說偈曰西方寶樹盛行列九品金蓮平地結衣食自然空中至勝過娑婆千萬劫言訖趺坐而逝

論曰道術之在天下靡得統一理勢然也故董仲舒嘗言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馬遷傳九流以儒家墨家道家並列而其意反若歸重于道者雖其是非頗異于聖人未足盡信然亦足以見百家皆聖人之支流餘裔持其偏長獨得高遠難幾而實非肯而馳者矣世謂佛氏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二
近墨老氏近楊果如其言則春秋時其教已立錘于綱
維世教安養斯民誠有歎焉而其集虛重積之說明心
見性之旨要自有不可廢者吾觀孔老相見于周語不
牴牾各守其說吾夫子且爲之問禮而退有猶龍之嘆
特佛氏生于天竺不幸而不得與夫子遇耳向若如老
子之見則亦當畀其迹而取其心不至如後儒之攻擊
如仇讎矣故曰仲尼不爲己甚夫關楊墨者莫如孟子
而其言如此此聖賢至公無我之心也而儒者之論每
每過激故余次仙釋而附之如此云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二